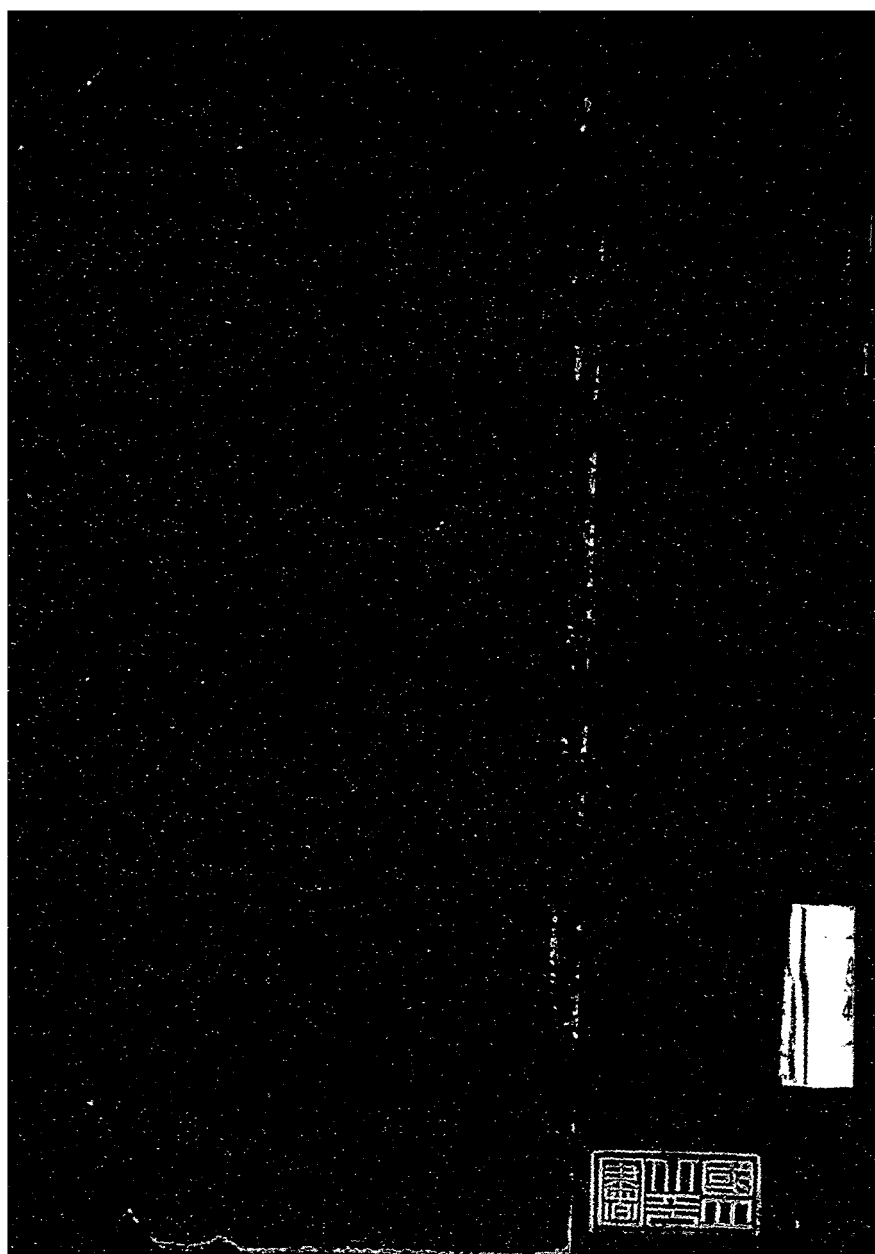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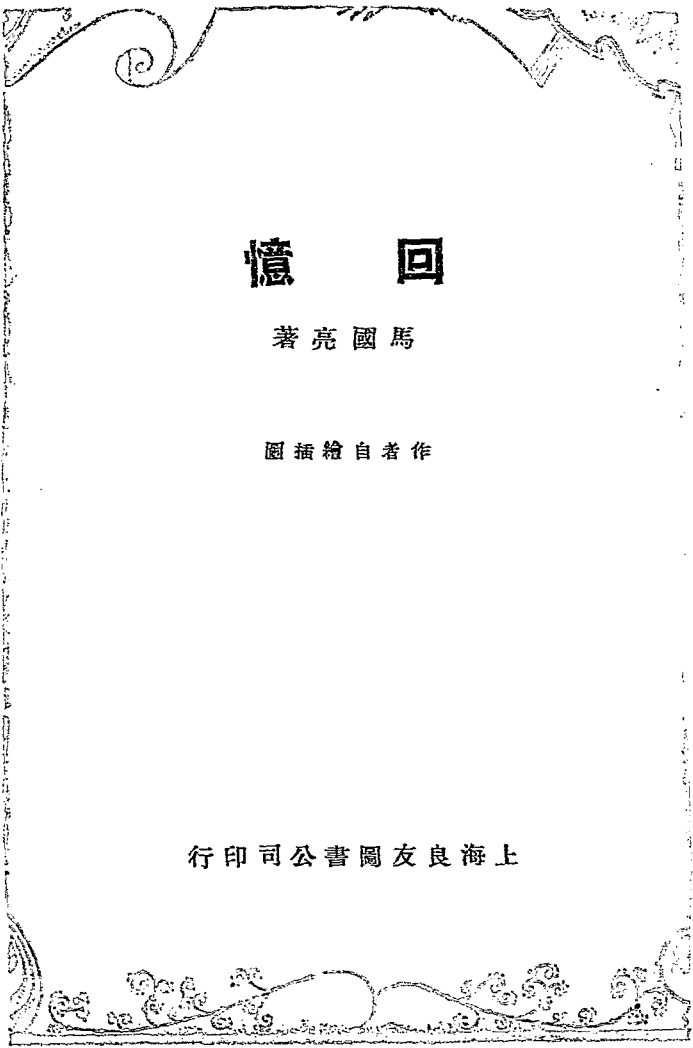






回 憶

著 亮 國 馬

圖 插 繪 自 者 作

行 印 司 公 書 圖 友 良 海 上

848
444 5

目 錄

當黃葉飄舞時.....	三
叩門者.....	一三
▽百合.....	二三
Lullaby.....	三三
▽夜行.....	三九
應許.....	四九
▽Barcarola.....	五五



3 0526 6502 7

08795

啜泣的聲音.....	六五
莫把臉拉得這麼長.....	七五
莫再把我欺騙.....	八五
★夢的低徊.....	九三
寄天涯一侶.....	一〇五
我陪你再走一程.....	一一五
沙場前奏曲.....	一二五
未完的故事.....	一三三
○回憶.....	一四七

插圖目錄

風在颯颯地吹，把樹上的黃葉，一片一片地，吹落橋欄，吹落路邊，吹落河裏的黑夜。	一
我緊隨着他，我忘記了暴風雨，忘記了雷電，忘記了寒冷，也忘記了這是可怕的黑夜。	十一
當藍藍的海水湧出了白白的浪花。	廿一
睡罷，我的人，靜靜地，合上你明媚的眼睛。	三一
午夜後，我一個人獨行在路上。	三七
說你的心，愛我永不變。	四七
夜是這麼溫柔而幽美，薄薄的雲輕輕地蓋着圓圓的月，像一個披了白紗的羞澀	

的新娘。.....五三

曼子，我彷彿聽見你啜泣的聲音。.....六三

莫把臉拉得這麼長，我頂怕看這般嘴臉，怪悶煞人，也怪嚇煞人！.....七三

莫再把我欺騙，欺騙似一根毒辣的蛇。.....八三

這是我，請你開門！一個憔悴的老人。要來看看你的房子。.....九一

這樣，我走了，呵，曼麗安寧！.....一〇三

不要緊，我陪你再走一程。.....一一三

時常記着，我們的中華，我們的中華！.....一二三

輕波蕩漾的湖畔站着一個年輕美麗的女郎.....一三一

回憶又像遠處笛聲一樣，輕輕地吹進心來。.....一三五

其餘小幅插圖不另錄

回

憶

Let Fate do her worse,
There are relics of Joy,
Bright dreams of the past,
Which she cannot destroy.

—T. Moore

儘讓命運極惡窮兇，

那兒仍有歡樂的遺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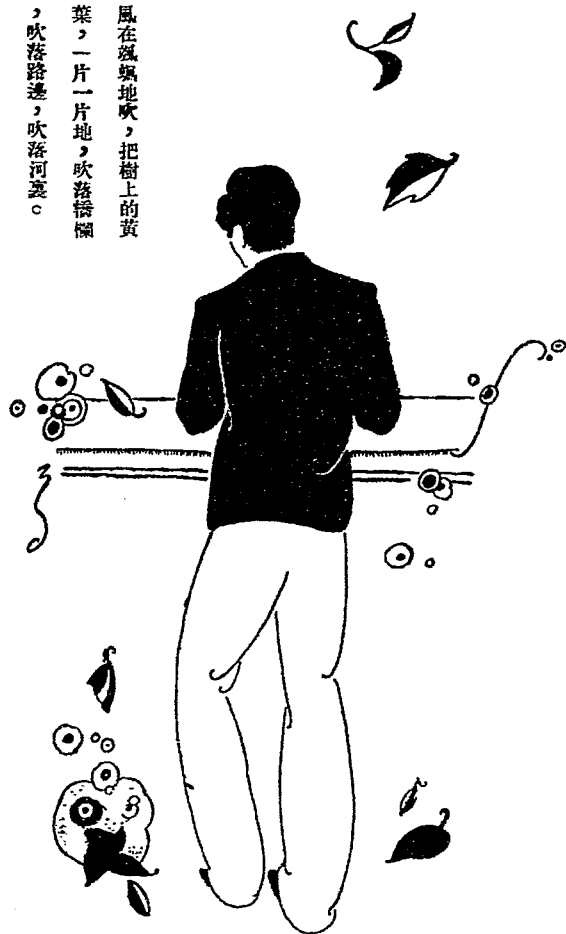
過去的絢麗的美夢，

她却不能將牠毀壞。

——湯麥士，穆爾

當黃葉飄舞時

風在颯颯地吹，把樹上的黃
葉，一片一片地，吹落橋欄
，吹落路邊，吹落河裏。



正在走的時候，一片黃葉飄落在我肩頭，似在我耳畔低低地訴說：
：秋已來臨。

我惘惘地走着，惘惘地走着，偶然停在白渡橋邊。望望遠的，近的，四週的建築物，都似塗上了一層黯淡的顏色，春之飄洒，夏之光彩，全沒有了。像一羣疲倦的牛疲倦地疲倦地倦伏着，再不能抬起了牠們的腰身。

行人們都忽忽地走着，掩護着他們的衣領，揜護着他們的帽子。每個人的面上都露出皇倉的顏容。風在颯颯地吹。

風在颯颯地吹，把樹上的黃葉，一片一片地，吹落橋欄，吹落路

旁，吹落河裏；像一枝先鋒隊，走到都市，走到田野，走到天際，走到海涯，大聲地叫喊，喊出了秋來的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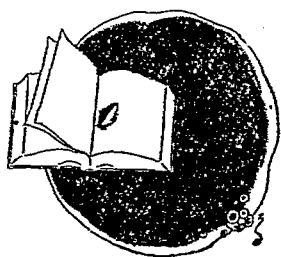
回到寓所，獨個兒守着窗兒望着窗外灰黯的暮雲，不想讀書，也不想彈琴，祇獨個兒守着窗兒，望着窗外灰黯的暮雲，……

風在喊着秋來的消息，葉在小語着秋來的消息，人在互相奔告着秋來的消息。而我却毫沒有一點驚訝。

在我，秋，原是早已來臨，臨到我的週遭，我的心裏。

命運像永遠不許我翻身，永遠不容許我有逍遙的日子。牠抓着我，像秋抓着了百物一樣，使我長在牠的指尖下面輾轉掙扎。

秋如今剛到大地，其實許久以前已盤踞在我心頭。



着牠，我想起了我故鄉裏的憂愁之家，老父可憐的微帶皺紋的面顏浮在我的眼前。

現在祇是秋，還有更慘酷的冬將接踵而至。綠樹經秋之摧殘，冬之壓迫，但到春來時節，牠又復欣欣向榮。我們的家，暴厲的冬不消說也追蹤而至的了。倘若春來時節，幸福確是應運而生，那末

我起來走近書案，從抽屜裏取出了我的日記簿，我翻出了一片黃葉。這葉，是幾年前離開故鄉的時節，在路邊摘下的，當時祇是一種偶然摘下的紀念品。想不到如今却成了我們的家的表徵。葉，原本是青的，如今已枯黃不堪了。我看

就耐心地熬過一時也無妨。然而可太渺茫了。雪萊的『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 (倘若嚴冬來，榮春豈尚遠?)』的詩句，我一年一度地用來安慰自己，這樣自己地也騙了幾年了，春不但不會接近過，而且竟越離越遠了，奈何！

我把憔悴的敗葉放下，心裏想着不知何時才得換上一塊嫩綠的葉，自己不覺地笑了一笑。

這笑是冷笑還是苦笑，我不知道。多年的苦惱，已把我習慣了。像一個常受責罵的孩子，久而不覺責罵的痛苦一樣。今我久已不嘆息，祇有微笑常掛在我的唇邊。到遇苦困當頭，自己也會不自覺地笑出來。說我是麻木，不。說我是瘋狂，也不對。其實有什麼希奇呢，常受責罵的頑皮的孩子當又聽見罵他的聲音時，除了笑，

他還能做些什麼呢？

我點了一枝香煙，慢慢地吸着，自己又覺得非常安閒地，整個的宇宙，又平靜地擺在我的面前。世界也不是全可詛咒的，我竟然還能舒適地吸一吸煙的機會。

坐了許久，天不知在什麼時候已全黑了；把電燈掀亮，四週是空洞洞地覺得無聊，還是到朋友那裏跑跑罷。馬上取了帽子走出寓所，一直跑到朋友的家門。正待舉手拍門，裏面傳出鋼琴的琤琮之聲，我不想貿然衝破了他們的高興，靜靜地立在門邊等着，從門縫裏走漏出了歌聲：

『來罷，唱個歌，唱個秋來歡舞歌！』

且慢管春色早去夏日已消磨。

雖說秋風淒緊使人倍愁寞，

我偏要在秋風聲裏笑呵呵！

把穩你的舵，海中常有大風波。

儘讓牠將你顛簸復顛簸。

笑顏永永不爲困苦鎖，

命運雖兇可奈何！』

歌聲完，琴聲也沉寂，我不會叩門，便滿足地走回原路。希望
於朋友的原不過也是同情。這歌儘夠了，更何需乎促膝竟夕談。

看看現在，想想從前，從前真愚笨得可笑，往日是在命運的指尖下面哀哭悲吟，而現在却會得在命運的指尖下面唱歌了：

『命運雖兇可奈何！』



笑顏永永不爲困苦鎖，

儘讓牠將你顫簸復顫簸？

把穩你的舵，海中常有大風波。

我偏要在秋風聲裏笑呵呵，

雖說秋風淒緊使人倍愁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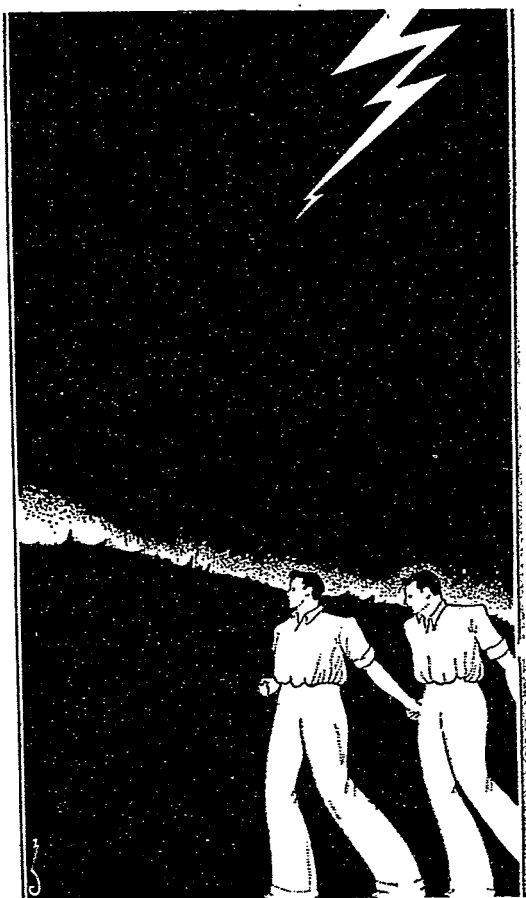
且慢管春色早去夏日已消磨，

來罷，唱個歌，唱個秋來歡舞歌！』

回到寓所，心裏非常清靜地走上了我的床。我感謝上蒼給予我整天的快活而安然準備入睡，等候着明天太陽的起來。

叩
門
者

我緊隨着他，我忘記了暴風雨，忘記了雷電，忘記了寒冷，也忘記了這是可怕的黑夜。



門外暴風在吼着，大的雨點，跟着雷聲，鞭撻着屋頂，鞭撻着土牆。電光吐出了可怖的火焰，像餓虎在追逐小羊，什麼都蹣伏縮瑟着，不敢輕輕一抬頭。整個宇宙都給這威猛的暴力所囑嚇着了，正在這個時候，我聽見有人輕輕地叩，叩着我的門。

『誰？』我驚異地問。

門外沒有回音。

片刻之後，叩門的聲音又響着，一樣是這麼輕輕，這麼斷續地。

『誰？』我再驚異地問。

門外一樣沒有回音。

第三次，門又在響着。

『誰？』 我更驚異地問。

『是我。』 一會之後，一種顫慄的聲音透進。

『你是誰？』 我很不放心。

我將門打開，門外站着一個穿着黃色衣裳的人。在他的面上，我讀出了他的驚怯，猶疑，和惶恐。

『謝謝你！請讓我進來，：呵，不！對不住，請你關上：不，我不要進來：』他斷續地，毫無主宰地，眼睛張惶地望着，說。

我見他猶疑不決的情景，我真想拉他進來，可是不知什麼闖進了我的心，我碰然把門關上，我說，『走你的！ 這兒沒有你停留地方！』

我走進屋裏，低頭吸着煙，心裏非常的悶。風一樣在吼，雨一樣在打，雷聲和電光一樣地在逞威，而且比前更利害。

外面又透進了叩門的聲音。

『誰？』我抬頭向。

『是我，請你開門。』低微的聲音答着，跟着一聲嘆息。

我把門打開，外面站着一個穿着灰色袍子的人。電光閃在他灰白的臉上，沒有一點神彩。

『請讓我進來，朋友，外面風雨打得利害，沒辦法，唉，沒辦法！』接着又是嘆息。

我看見他荏弱的身體，給雨水浸透了的衣裳，眼淚和着雨水，流在毫無血色的頰上。

『請進來吧！』我憐憫地說，我帶他走進屋裏。

我教他把溼的衣裳脫下烘在爐邊，我倒着沸水給他解渴。

衣裳烘乾了，我拿起給他，說，『你可以走了，朋友！』

『不！我不走了，我不走了！』他說。我看見他猶笑着。面上並不因暖氣而紅潤一點，而且更爲死一般的蒼白。突然一種不知什麼的力量支配了我，我霍地跳起身來，揪着他的頭髮，連人和衣服，一起擲到門外，我厲聲說，『滾你的！這兒不是你的家！』

才關好門，還未走進屋裏，我又聽見叩門的聲音。

我疑心是剛才滾出的一個，我故意不理會。

『開門呵，先生，謝謝你！』接着是狂笑的聲音。

我認出不是剛才的一個，我回身走出，重又打開了門。

一個滿面通紅的醉漢子站在門邊，手還拿着酒杯與酒瓶。一壁喝，一壁格格地狂笑着，『謝謝你，呵，先生！哈哈：風和雨，噢，好利害，哈哈！：好利害！』還沒經我的邀請，他已塞了進來。

我跟着他走進屋裏，他還沒坐下便又倒着他的酒，他喝着，狂笑着。當他看見了壁下的火爐，他突然把指頭伸在火焰中燒着，口裏嚷着『好暖！』我吃驚地去拉他的手，他更狂笑得利害，『呵呵，朋友，這才趣！』他倒着酒，跑過來湊到我唇邊，正想替我倒進去，突然外面又來了叩門的聲音——一種沉着而響亮的聲音。

不知何故，我突然好像覺得我所等待的朋友終於來到了，我立刻從椅上跳起，揪着醉漢的衣領，倒曳着朝後門拖他出去，我討厭地說，『走走，你這無用的漢子！』

我飛身走出把門打開，扶着門邊站着的是一個高大的穿着深紅色的衣服的漢子，他的眼睛很精明，他的面部很嚴肅，帶着一種不屈不撓的神情，祇是帶點疲倦的樣子，他望着我，有禮貌而溫和地，「讓我進來休息一下子罷，先生，外面的風雨太利害了。我走了很久了，風雨還是一樣大，讓我休息片時吧，謝謝你。」他用手掙着他的頭髮，積在頭上的雨水從他面上流下來，溼透了單薄的衣衫，現出了魁梧的體格。

我攙着他的手，帶他進屋裏來。我替他烘着衫，替他倒茶。

我們彼此對坐着，沒有一句話，但彼此心裏像在談着無窮的話。

他像非常的疲倦，倒坐在椅裏，可是時時回頭望着外面，傾聽着外面，好像外面還有一件等候着他的東西。

門外風還在怒吼，雨還在鞭撻，雷還在鳴，電還在閃，還是這麼的恐怖與威脅的黑夜。

溼的衣裳還未乾，他已霍然站了起來，我看他精神很飽滿，面上閃出了英雄的光彩，他提起了還未乾透的衣衫，重行披上。

『朋友，』我止着他，『再休息一會吧！』我望望外面，又望着他。

『不要緊，』他微笑，又嚴肅地，說，『夠了，我的精神已完全回復。現在，我必得再去，我不能再等候，也不應再等候——或再休息下去了，否則我怕這黑夜將永遠是黑夜。去！我們去！當我們的氣力能夠抵抗的時候。』

他拉着我的手，同走出了大門，我毫無半點的拒絕，好像他的主

意已成了我的主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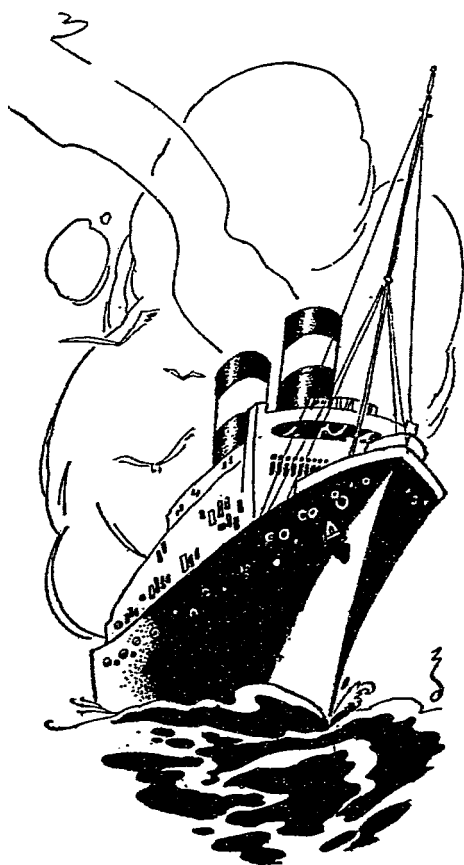
風搖撼着我們的身軀，雨打着我們的頭，雷在耳邊震響着，電光飛竄在我們的眼前，仍是漫漫的黑夜。

他緊握着我的手，大踏步，齊衝着恐怖森森的黑夜，『不要怕，朋友，』他說，『堅毅的力量永不會爲暴風雨所阻撓，堅苦的心永不會白費的！——黑夜祇是片時。』

他的話使我很興奮，我緊隨着他，我忘記了暴風雨，忘記了雷電，忘記了寒冷，也忘記了這是可怕的黑夜。

我彷彿看見前面的天末，閃出了一線燦爛的彩霞。

百 合



當藍的海面
 藍的海面
 當藍的海面
 當藍的海面

當藍藍的海水湧出了白白的浪花，當溫暖的陽光正依依地留戀着高高的船桅，當我們的在波濤洶湧中的寄託所——安特列般號，正載着各色各種的人，載着各國的特產品物，在白雲與海鷗的飛逐中奮鬥着來完成牠的征旅的時候，我靠着船欄，望着向西低沒的太陽，織着飄忽的夢幻。心裏的情思，像腳下的波浪一樣，平了一個，又翻一個新的出來。

驀然一種細碎的足音起在背後，我不禁翻身回望，在這剎那間，我下意識地向着離我兩三步的來者點頭。

『Good evening.』來客微笑點頭回答。

這個來客，就是那有着像我們中國人一樣地纖短可愛的身軀，有着天星般的明朗，海水般的蔚藍的眼睛，今天午餐後在客室裏，當樂師們奏着音樂的時候，也在室隅諦聽着的異國的年輕姑娘。

『今天的天氣是多清快啊。』我倉卒間找不出談話的資料，就用英語說了這一句我們常用的套語。但是出乎意料之外她却瞠目望着我，似乎不明白我的意思。我再說了一回，結果仍是一樣。

我看見她外貌有點像法國人，而且手上又正拿着一本綠蒂做的『菊子夫人』的法文原本，於是我大胆地操着不純粹的法語來問她可是法國人，我所得到的答話，果然不錯。

因為在不久以前剛認識了幾個法文字，同時可幸她也懂得幾個英文字，於是我們大家便用着用着英法合璧的話來說着，情形是非常滑

稽可笑的，然而當時不但不覺得滑稽，而且還津津有味。

她說她的父親是在駐日本的領事館裏的。因此她也在那兒住了三個月，現在一個人回到馬賽，到她的哥哥那裏去。她說話時的態度是這樣地天真和坦白，使我不覺得她僅僅是在這渺無涯際的海上，偶然聚合的一個陌生人。

晚上，因了幾個同船的法國乘客的高興，我們就在甲板上，在留聲機所發出的音韻中，互相擁抱着跳着狐步，與華爾姿。人並不多，男女合計起來，也祇有七八個。並且除了我之外，其餘的都盡是歐洲人。

當晚的情景使我許久不會忘記。夜是這樣地清涼，人是這樣地

是滿瀟的表現着活潑的情趣，音樂又是這樣地抑揚動聽，從海上吹來的初夏之和風，飄起了夫人小姐們身上的簾羅。銀白的月亮從船桅上傾落我們的身軀，瀉在甲板上，溶流在浪濤裏。一切的一切，都像有意地聚攏起來，極力點綴這一個如夢的幽夜。

我望着那在我臂灣裏的她，那法國的年輕姑娘，我望着她明麗的雙眸，這其間寫着純潔高貴的友誼的字句。我望着她的如雲的黑髮，像一頂華蓋掩護着下面的兩顆明珠；我望着她紅豔的朱唇，在說着無言之語。我的脚和着她的，隨



了樂音的節拍緩緩踊躍着。

我已忘記了是在這蒼海一粟的船中，彷彿置身於童話裏的使人神醉的仙島。

爲了今天早上睡得多一點，整天都覺得到頭部有點不舒服，我想找一點機會靜靜地養養精神。因此大概和他們消磨了半點鐘的光景，我便託辭離開了這小小的團集出來。

『怎麼呢？』她非常詫異地，跟着我悄悄地問，同樣地用着英法合璧的話，『你像不很快活，可是嗎？』



『不，』我搖搖頭。我祇得坦白地，而且抱歉地對她說出我頭痛的原因。

『頭痛嗎？』她像感到一件意外般的驚異，帶了憂鬱的神情，微顫的語音，搭着我的臂膀，仰望着我，非常關心地對我說。

『頭痛嗎？』她再重覆了一次，『你還是早點下去睡覺吧；睡睡便好的了。』說着他拉了我的臂，敦促着。

她的態度是怎樣地懇切！她的話一個字一個字地打入我的心坎，使我幾乎要流下感激的眼淚，那是一個慈藹的母親對她心愛的兒子所說的話；若不是我的眼睛不會欺騙我，我將不會相信那站在我面前的僅僅是一個萍水相遇的異國女郎。

她一壁說一壁陪我快走到樓梯口的時候，忽然住了腳，像想起了什麼似的。

『你不是說過你是到香港的嗎？明天清早便抵步的了。』她

帶着惋惜的語氣說。

『是的，明天清晨我便要離開這裏了，這是怎樣地可惜的啊！』

『我感傷地說。』

我們頓然大家都沉默了半響。

『那末你更應該早點睡覺了。』她忽然微笑着說，但笑得很不自然。

她一直陪我走到樓梯口，我緊握着她的手和她道了晚安。並且因為明天忽忽上岸，恐怕再沒有機會見面，因此也和她說了再會，便朝艙房走下去。我轉灣走入艙裏的時候，還依稀看見那鋪滿了月光的樓級上鋪着她的影子。

第二天清早我提了行篋走上碼頭時，我回頭望見她正站在上面向

我招手；可是一轉瞬間，潮湧般的上岸的乘客，扛箱肩篋的苦力，和兜接生意的旅店員役一古腦兒擠了過來便把她遮隔了。

Lullaby

催眠曲



睡，的，靜，上，明，的，
○ 眼，媚，你，合，地，靜，人，我，罷

睡罷，我的人，靜靜地，黑夜已來臨。

睡罷，我的人，靜靜地，合上你明媚的眼睛。白天的勞苦，使你疲乏。你的頭兒低垂，你的手兒力盡，你的背兒酸痛，你的腰肢軟弱無力，你倦了！睡罷，讓睡鄉裏的孩子們，替你拂拭去身上困倦的塵土。

睡罷，我的人，靜靜地，願把世間一切暫忘懷。看不見猙獰的臉孔，聽不到糙澀的聲音，也感不到無情的冷嘲與熱諷。沒有嘆息，也無須淌淚。睡罷，安放著，安放著你疲倦的魂。忘記了這使你恐怖慘戰的世界，莫再讓哀愁深鎖著你的眉梢。在此溫靜的夜深

，萬慮都該被消滅忘懷。

睡罷，我的人，靜靜地，披上雲織的夢衣，飛入自由的夢國。

在那兒，你呵，從現實帶去的枷鎖都將片片碎解；在那兒，你呵，你可抬頭一吸自由的空氣，你得說你想說的話，唱你愛唱的歌，還可在夢的堤岸建築起你夢幻的樓臺。現實的世間難覓樂土，世間簡直是囚牢——在這兒你失去了行動的自由，思想的自由。睡罷，悄悄地走入夢鄉，乘了銀色的翅膀，在那裏逍遙，逍遙。

睡罷，我的人，靜靜地，披上雲織的夢衣，飛入自由的夢國，在那夢的堤岸建築起你幻想的樓臺。現實是樂少愁多，何妨在夢裏做一個快樂的人。睡罷，夢罷，悄悄地，沈酣地，且盡情享受夢中的真趣，得一時且樂一時，那怕晨光又會高唱在明朝。

睡罷，我的人，靜靜地，長夜正漫漫，晨光尙遠。且披上雲織的夢衣，飛入自由的夢國，幻夢着我們未來的歡愉時節。將有一日，呵，將有一日，我們夢想的小樂園將實現在我們的眼前。我們不再羨慕水底雙魚，梁間雙燕。在那裏，我們永相廝守，我將不再流浪四方，飄泊的生涯將從茲終止。不再會流相思淚，也不再會傷離別。你將永在我的身旁。你的柔情的愛護，溫馨的眷顧，將如每日不間斷的露珠，長滋潤我的心底，爲我調養我的肉體與靈魂——牠們曾與苦難搏戰受過了無限創傷。

睡罷，我的人，靜靜地，夜正深沉。朦朧的月色穿過了窗紗，透過了羅帳，映照在你恬靜美麗的朱顏上。圃裏的菜花都已低頭偃息了。軟風掠過了樹梢帶來了和平的音訊，一切都甯靜，一切都在

安息。睡罷，無須驚懼或憂焦，也莫讓不幸的記憶竄入你的枕函上

。天使爲你守護，使你的好夢能做到明朝。

睡罷，我的人，靜靜地，我爲你誠心禱告，願天常祐你，使你長快活，長安甯。我愛你呵！祇有你，再沒有旁人，再沒有旁人。

滔滔的江水長流，我愛你，永無休。唉！這落漠的人間，誰能待我，比你更真切，更忠誠？我需要你，需要你呵，我的人，需要你永來陪伴安撫我這孤獨的心。應許我永不相離罷，永不相離——你的情比海水更深，你的心比石還堅固。

睡罷，我的人，靜靜地，合上你明媚的眼睛……

夜
行



○ 上路在行獨人個一我，後夜午

午夜後，我一個人獨行在路上，經過了長期間的勞苦工作之後。

白日裏，這敞闊的馬路，是會有許多風馳電掣地駛着的貴紳富豪們的汽車，是會有許多爲衣食與俗務而往來穿插的行人，也會有許多飄着了粉香微步輕盈于路畔的纖足。但是現在，經了這沉迷的黑夜所濾隔過之後，路上所餘的，祇是一些最高貴和最下賤的兩種人：一



種是坐在射出了光焰萬丈，疾馳于寂寥的路上的汽車裏的從賭場或妓館出來的風流公子與閒逸的老爺們；另一種就是爲了明日的兩餐才不

惜在深宵雨夜裏擯去了他們自己的血汗的黃包車夫，和那些坐在車上的犧牲了自己白軟的肉體來換到幾件旗袍與一碗淡飯的妓女們。

至於我自己，既沒有斜躺在軟滑的汽車廂裏的清福，而且又是看了溫飽的面份上，才在這淒寂的寒夜裏販賣腦汁的人，當然是屬於後一種了。

的確，除了這些而外，再沒有更可憐的人了。乞丐們都不見了。甚至一些無家可歸的苦力們也躲在牆角擁着破絮滿足地做着他們的黃金好夢。

路旁冷落的街燈，在細雨濃濛中閃耀着慘淡的光芒，反映在濕濕的路面，像幾條疲倦的金蛇。矗立在兩邊的樓房商店，白日裏的人聲的叫囂與喇叭銅鼓的喧鬧都隱沒了，祇沉沉地，似板起了灰白面孔

的衰弱老人，又似冰冷的墳墓，裏面藏着那些在六小時以前還是像生龍活虎的死屍。

雨粉帶着春寒陣陣地撲過來，我把大衣領翻起，兩手插在袋裏，支着疲倦的身軀一步步踏在潤濕的路上，拖着空車的黃包車夫們接二連三地懷着非常熱烈的希望走向我身邊兜攪生意，我明知袋裏僅有十幾個銅板，實在沒有完成他們的希望的可能，我祇得搖着頭急急走過。

一個人踽踽獨行，已是無限的苦悶，更何況是在這寂寞淒涼，寒雨瀟瀟的夜晚！

夜，像是安和，像是嚴肅，又像是蘊着無限陰森的恐怖。

安和與嚴肅的感覺祇是一剎那，恐怖是有力地盤據在我心頭。

當我轉入老靶子路的時候，街道更爲幽暗，行人更是稀少，簡直可以說是除了我之外便沒有別個。黃包車也是難得看見。於是我想——

假如現在有個不肯丟棄了生之意志而甯可撕破了法律的條文的強漢，突然從漆黑的牆隅中閃出來要在我身上討取明日之米飯的時候，我將怎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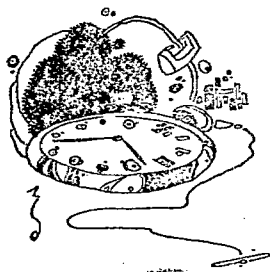
如果說，我和他抗拒，我自己却是手無寸鐵，祇要他手上有一柄刀或者是一把短劍，且慢說有手槍，那末不消說勝利已是大半屬他。倘若更不幸而演出了流血的慘劇，我將要爲了小小的吝嗇而令一切愛我的人們焦慮憂傷。這個損失反爲比一切還要大。想起了自己也曾有過不幸的時候，那末譬如我體念着上天的原故而毫無抵抗地給

他一點機會呢？

我看看自己，身上敝舊的大衣已穿了五年，真是一件無價寶！

除了這個，便到那個不聽教訓，任意胡行，時時使我吃驚的白鋼壳時錶。這個錶，是六年前在香港買的，原價是十四元。可是四年前第一次進當舖時就祇換到四塊半錢；第二次，却祇得到四塊，已去了半塊；第三次的時候，任我怎樣地去和那高坐案旁的掌櫃說情，也祇能得到三塊而已。如今是又過了兩年，它還值多少，雖不能說，但總是很微的。

說到價值方面，就祇有這兩件好說，如果這兩件也不值得一提，那末其餘更不



必提了！

我一直想下去，想到好像真有其事一般，不禁爲那暴客憐惜，憐惜他冒了生命的危險而所得的僅僅是這些。

再一轉灣，驀地裏面前一片光亮，把我的幻想完結了。百星戲院不知什麼原故今夜却不曾把電燈招牌關熄，零落的燈射出了慘黃的電光，襯出了不完全的戲院的名字。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世界並不會如我想像的一般壞，到底沒有遇到一個攔劫的暴徒。

百星戲院的電光祇是朝外射着，一過了百星，窄窄的街路仍是一樣的黑暗。我恰要轉入衙堂，忽然暗隅裏閃出一個黑衣的漢子，我心裏跳了一跳，定睛看時，認得是站崗的警察。我搬來此地不久，大

概他還未看慣我，因此把眼睛緊緊地向我釘着。我心裏說：朋友，放心罷！我祇是個安份的小良民。我已不懷疑你是個強盜，你也休錯認我是匪徒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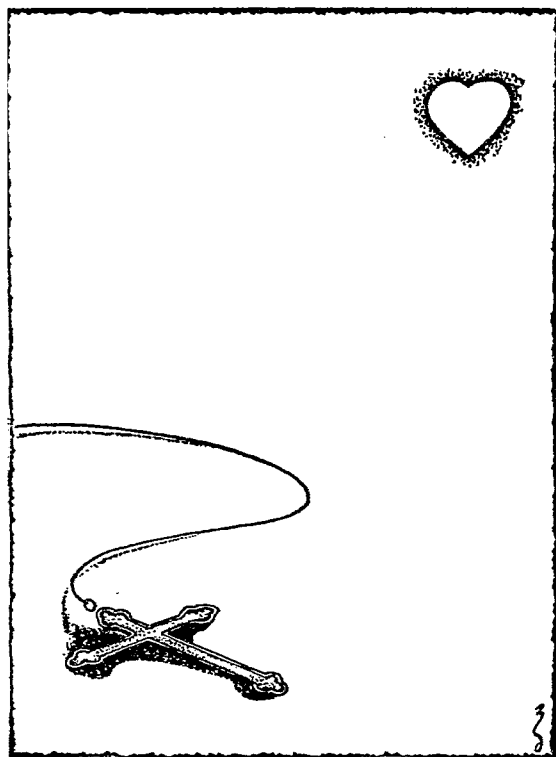


他一直看到我敲門，才把頭掉過去，口裏起始噤着四郎探母。

我等了很久，才有人來開門。我想起了二房東的老僕婦在此春寒料峭的深宵，還得從暖暖的被窩裏鑽出來替我開門，我頭也不敢抬便一直走上樓上到自己的房裏。

我剛扯開了我的被，遠處傳來一片雄鷄的啼聲。

應許



。 不 變 我 永 ， 愛 的 心 說 你

讓我的手，我的人，安放在你的胸膛上，那兒藏着你的心，說罷，愛，說你的心，你的心將永永，永永不與我相叛離。

時間的巨輪不絕地怒吼着向前奔，輾碎了不少豪華化塵土，輾破了多少桃花美夢成虛影。呵，彩雲不敵風狂，除非天上的太陽，你的心像天上永恆不滅的太陽。告訴我呵，愛，我們未來的夢可同舊夢，歡夢可能從昨日，今日，做到明朝？

舊事情事，鮮豔還如夏日的薔薇。薔薇開後復凋殘，請問我們愛的靈花，可能如天上的仙葩，永永不枯萎？

不能忘記，那樓頭明月夜，你軟嫩的熱手相持，盈盈的淚眼相看

，無言的心契勝有言。記得否，曾有多少個美麗的黃昏，你對我含情默默，你的眼睛告訴我你羞怯的，可憐地潛伏在處女的心懷的幽怨——你愛我！可是那焚燒着的熱愛，却給那黑色的帷幕蓋着了，你，你不敢撩開黑幔向我一抬頭，一啓朱唇，一吐露心中意。

呵，黑炭豈能掩着烈火的焰輝？我看見熱愛的靈光，從鬱抑的靈魂裏透射出來。不能忘記，那桃花絢爛的春末，當溫馨的柔風從窗外吹來，紅日正在中天，我們被幽鋼的靈魂開始掙脫了鐵索了，青春的火焰輝照着我們，偉大的愛情力量爲我們衝破了牢籠，踢開了當前的魔障。呵，那難忘的溫柔熱烈的擁抱，那難忘的心的跳盪，難忘的初吻的紅唇！

莫說舊夢已成虛渺，今朝花結子，可別忘那已萎身泥塗的落英。

沒有往日的夢，何來今日的歡情。可是明朝呵，美夢可能做到明朝？若然美夢能做到明朝，呵，我的人，除非你說，你的心將永永，永永不與我相叛離。

我乘了幻想的小舟蕩漾在記憶的古灣頭，划到了『現在』的河邊，我望着前頭蔚藍的大海，潮水吹奏着雄偉的樂章，浪花撒着幸福的明珠顆顆，哦……那兒還有燦爛的朝霞開展着織錦般的希望！呵呵，倘若我的小船能划到那邊，那便除非你說，你說你的心，愛我永不變！

你爲我的一切，我爲你而生存。祇有你的應許，才能使我感到生之意義與光榮。生是可怕的，倘若一個人的名字被忘懷於他所愛的人的心裏時。

我慚愧我沒有黃金，也無白銀，一雙白手帶着了空的錢囊；但是我有一顆真實的心，永朝着你，（雖是我不停地，流浪東復西）像向日葵一般地永朝着太陽。

把這顆心接受了罷，我的人。雖則這是不值半文錢，却是我的全個性命。

請輕輕地對我說罷，（莫讓簾外的春風偷聽了去），呵，我的人，說你愛我，你的心將永永，永永不與我相叛離。

June-Barcarolle



這夜是溫柔而美麗的，薄雲輕飄地圍着圓月，像個紗紗的，白坡上的新。

感謝你，我親愛的先生，你的指法非常地巧妙，你簡直把這個俄羅斯大音樂家的靈魂整個表現了出來。況且，你不僅把他的精神表現出來，你還激動起我心裏的潮湧，激起了我這夢一般的回憶。你知道，我不僅曾經在她的旁邊領略過她爲我而奏的同樣的曲調，我並且會和她共同沉醉過是這麼有音樂一般的情調的六月的夏夜。

呵，一首古舊的曲調在一個青年人的心中會怎樣地激動得利害呵，好像是一個久違的好友，在叩着他的心扉。我願重睡在同憶的搖籃裏，再度去享受我的舊夢。那六月之夏夜，呵，那難忘的六月之夏夜！

我告訴你，是在那六月的一個晚上，我攜着她的手，穿過了靜悄的菜園，走上那美麗的岡上。岡上沒有別的人，祇有我，和我的安妮。

在一條小徑的旁邊，後面有零散的草阜，前面有疎落的樹影，像是黑夜的衛士。我便抽出了我的手帕，放在一塊石上，安頓着我的安妮，我坐在她的身邊。

夜是這麼溫柔而幽美，薄薄的雲輕輕地蓋着圓圓的月，像一個披了白紗的羞澀的新娘。樹是挺秀可愛的，在我們的面前搖曳着牠的風姿，南國六月的薰風正掠過了樹梢，輕纏着安妮的美麗的黑髮。

靜的夜，亮的月，溫和的風，一切都是很美的，我們簡直是圖畫中的人，不僅是圖畫中，而且竟似是仙宮中的人！你要知道，先生

，人生能有幾多回，能在美麗的環境中，伴着美麗的人兒，同時又是在美麗的時候？

就是這麼的情景中，我躲在她的臂灣裏，大家沉默着，竟無一言。我們給這景色太感動了。深深地沉醉在沉默中，在我們的心裏共奏着無言之歌，隨輕風繞着在月亮的銀輝下面的每一塊樹葉，和每一根草尖上。

最後，她說了，用着她多情的眼睛，她的溫柔的聲音，在她的唇邊細語，『你愛我？』

我躲在她的臂灣下面，我仰頭望着她，我說，我的眼睛會告訴你的。

她感動的眼光望着我，她纖細的手指撫着我的面頰，她在我的每

個眼睛上，印上她的紅唇！

親愛的先生，我是怎樣地愛她，而她又是怎樣地愛我！我知道的，她的眼睛告訴我的眼睛，她的唇告訴我的唇，她的手告訴我的手，我知道的！

但是，先生，像普通的故事一樣，我們身邊有許多魔障，這許多魔障，使我的安妮時常在她的眼底滴注憂愁。

於是那恐怖的黑影又臨到她的腦中了，她把頰偎着我的頰，輕輕地嘆息，在我的耳邊。一滴熱淚流在我底面頰上！

可憐的安妮！

不要嘆息罷，安妮——我說了，我用親吻吻去她的眼淚，我握着她的雙手——不要嘆息，也無須流淚，這有什麼用，瞧瞧我們的敵人

，他們不是一樣地歡笑着麼？把眼淚與嘆息輕輕地掩藏藏着罷，安妮。握着我們永不被搖動的意志，直至我們的希望完成！

夜是幽靜而嚴肅，好像有無限的力量湧上我們的身上。

我們極力把憂抑忘懷，我們試着怎樣去忘却明天的愁惱，使今晚的歡樂不爲牠破壞。我將身躺在草上，仰望着碧空無語的月明，我再閉上我的眼睛，極力收斂我的心思，細細嚼咀此時的歡快。她撫着我的頭髮，像母親對她的孩子般，曼聲地，吹着 *Bucarolo* 的音調，*Bucarolo*，先生，你所奏過的 *Bucarolo*。

她的婉轉清脆的聲音飛繞着我們週圍，夜是美麗的。

我，合上眼睛，讓我的神思隨她的韻律走到幽恬的境地；風吹着葉，好像海裏的潮聲。我彷彿我是置身在緩流於靜靜的河流的小舟中

，帶着爲溫柔所感動的情緒；彷彿這海般的宇宙裏，便祇有兩個人：我，和我的安妮。

快樂像餓狼一般地吞滅了時間，夜深了！月明已不知在什麼時候已悄悄地爬上了中天！『Kiss me good night, not good-bye, dear.』她低唱着，帶着悲涼的音韻。我們踏着露水濕潤的小草，踏着一片片的銀光，在尋覓我們的來路。

我又說了，先生，像普通一切的故事一樣，我們身旁有許多魔障，這許多魔障，使我不能不離開她！

今夜月一樣清，風一樣地溫柔，可是安妮却沒有在我身邊。你也是曾經有過你的青春時候的，相思的痛苦，你定然知道；假使你竟幸運地全不知道，那末你去問問那些相思過的人罷，他們會告訴你的

。

你的藝術的天才使我又重享一次過去了的歡快，我感謝你。一首婉麗的樂曲會怎樣地打動一個青年人的心，我早告訴過你的，尤其是倘若那樂章能爲他展開着舊日的畫圖。

不要說我是個饞嘴的小孩，一個年青的人對於他的可眷戀的回憶是永不會厭倦的，爲我再奏一次，而至數十次罷，偉量的先生，我早知道你是不會拒絕我的。



青年又再度把唱盤開了，把針頭放在唱片上，在唱盤起始慢慢地旋動時，唱片當中的紅紙上還隱約可以看見這個字：June—Barcarolle

啜泣的聲音



。 聲 泣 的 你 聽 彷彿 ， 受 于

偶然一陣風吹來，吹進我的小屋裏，曼子，我彷彿聽見你啜泣的聲音。

曼子——（天佑這可愛的名字！）每提起你的小名，我不知我該歡笑還是該嘆息。你的名字使我快樂，但當我想起你不知能否聽到我的呼喚時，我又不能自己地深深嘆息了。爲甚麼你會不能聽到我的呼喚呢？天可憐見！

我詛咒白雲，詛咒海，詛咒山，詛咒地球爲甚麼要這樣大。假如整個世界祇是幾十里的地方，那末，我們不是可以天天見着面了麼？然而我們的詛咒是無用的，壓根兒便是有山，有海，壓根兒地球便

是這樣大，大到可以把一個人從一個人的身邊隔到別個地方，大到可以分拆兩個人不能相見，甚至不能聽見呼喚的聲音。地球和我無冤無仇，千萬年前已是這樣，並非現在突然變大的，然而到底你我之間是給空間分拆了，怨誰？怨誰？

可就是爲了無可詛咒，你才哭了？可憐的曼子，風吹進來，我彷彿聽見你啜泣的聲音。

你啜泣的聲音使我憂愁，使我不安，我想起可憐地啜泣的你時，心又在隱隱作痛了。

假如從樂觀的方面去說，我應該感到快活，或者說，應該感到幸福的。一個人，像我這樣的一個人，能夠有一個女子，尤其是你，曼子，爲我害相思，爲我流淚，我真要感到榮幸。但是我不能夠忍

受，當我想起你一個兒獨自滴淚的時候。我反要詛咒自己，為什麼要一個女子害她爲我種恨添愁。呵，倘若我能夠馬上跑到你的跟前，用我的唇啜去你眼上的珠淚！

命運硬要這樣擺佈我們，也無須詛咒了，哭泣亦徒然。曼子，你可還記得，在那淒涼的清晨，在我們臨別的可怖的頃刻間，我捧着你的粉頰，我吻着你的明媚的眼睛，我說，『願從此吻後，你的眼將不會流着悲哀的淚。』我吻着你的櫻唇，我說，『願從此吻後，你的笑口將常開。』我再吻着你的心胸，我說，『願從此吻後，此心常快活。』

但是，畢竟，不是忘掉了我的話，而是忍不住這斷腸的痛苦，你哭了，風送過來，我彷彿聽見你啜泣的聲音。

呵，假如風依舊把我的話吹到你耳邊，——

不要哭了呵，曼子，眼淚是縮不小這千里河山，眼淚填不了這可憐的缺憾，眼淚難成鵲橋，使你我飛渡。握這個權威的是時間，當這合該不幸時間還未走完，眼淚也難打動牠的心。

勇敢點罷，曼子！忘記罷，把煩惱付與東流！快活一點，興奮一點，讓微笑吹乾了淚眼，讓歡快葬送了哀想。呵，倘若你能夠知道，這憶念的苦味，僅是使我們的心更堅，倘若你能夠知道，這傷心的別離祇是爲他日蓓蕾着更幸福的花果，倘若你能夠知道，這悠悠的時間，祇是鍛鍊我們的情愛更爲忠貞，那末你該笑了，曼子，爲我們未來的幸福日子歡笑。

爲我哭泣並不是愛我的最善方法，最善的方法還是爲我歡笑，爲

我快活。知道否，你的哭泣使我哀愁，使我肝腸寸寸斷！

時間是握有最大的權威，但牠沒有使一個人永遠受苦的；所以，那個時候總會來到的——這個我們將從苦痛的枷鎖釋放出來的時候。那怕『今日』向着『昨日』露着勝利的猶笑，『明朝』，我們的『明朝』又得譏笑『今朝』。呵，明朝，我們再見的時候。

笑罷，曼子，將有一日，我從千里外歸來，我將用我的唇爲你乾拭了淚眼；我的手，將安撫你煩惱的心；我的雙臂，將扶你脫離苦悶的深淵。

笑罷，曼子，將有一日，我從千里外歸來，我將用我的心血和力，爲你建築一個現世的小天堂；那時候，我們一切的憂愁都得實現了，今日的空中樓閣，那時將變作地上的樂園。我將用我的全個生命

，爲你裝飾着幸福的花朵，我將用萬倍的快活，補償你如今爲我忍受的哀愁。

笑罷，曼子，將有一日，我從千里外歸來，回到你的身邊。我將在你眼前，懺悔我的罪戾。是的，我使你憂愁，我使你孤獨，我使你寂寞傷心，我把煩惱的網撒在你身上。我將盡我心力贖回我一切的過失。我將帶你走至全宇宙間最幸福的地方，我們將重溫着比舊日更美麗的歡夢。

笑罷，我的曼子，要不是今日辛苦的耕耘，那有他年豐滿的收穫。無須悲痛了呵，倘若你知道現在僅是孕育着幸福的將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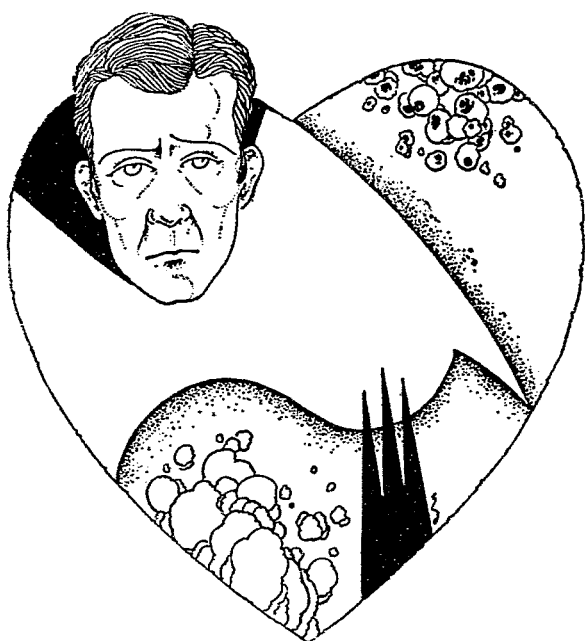
現在，外面是吹着風，飄着雨，烏雲滿着天。然而這不過是暫時的罷了，將有一日，天仍一樣地朗清，彩虹將繞着你我的肩上。

笑罷，曼子，盡情歡笑，爲明日的春晴歡笑，爲明日的薔薇歡笑，歡笑！

願從今不再聽見你的啜泣，但聞你的笑聲！

莫把臉拉得這麼長長

——給S



莫把臉拉
得這麼長
長，我頂
怕看這般
嘴臉，怪
悶煞人，
也怪嚇煞
人！

莫把臉拉得這麼長，我頂怕看這般嘴臉，怪悶煞人，也怪嚇煞人！走近鏡前你自己去照照，這麼驢兒般的臉孔恐怕你自己看見也好笑！

誰把你氣惱，朋友？是烏雅噪着你看書不成？是絃線用光了梵磬鈴拉勿靈？還是昨夜失眠使你頭腦混沌不清？

什麼？女人的心？女人的心不值半文錢？一刀兩斷？人生沒有意義？啊，朋友，緣何事？緣何事？

先喝杯咖啡吧，坐在這兒，不要走，咱們好朋友，有什麼話不好商量，悶在肚子裏越更難受。

女人，女人，一輩子纏不清都是女人。燒上這根香煙——這克雷斯的味道還不錯，告訴我，和她什麼事纏不清，使得將臉兒拉得怪難看。

哦，祇是這些麼？你真是孩子氣。爲了這小小的事情便挨聲嘆氣！人生沒有意義？看見你這麼好笑的情形我已捨不得去死。

人生真是一個滑稽萬花筒，小題大做花樣變無窮。要是我能活到一千歲，新鮮的故事將……不要惱，朋友，咱們說說笑有什麼要緊，誰叫你這麼小題大做，誰叫你自尋煩惱！

不要惱罷，我的朋友，更不要把臉兒拉得使人看了怪難受。來，我給你說，假如你肯聽信我，不把我的話當作白雲般的虛浮，我告訴你，世間萬事本來就是這麼糊塗，越是認真越更弄得糟。信不信

由你，愛情本來就是十足孩子氣的，兩口兒鬥氣有甚希奇！朝來打架，晚上又臉對臉兒說說笑。誰個夫妻不會鬥過嘴？誰個少年情侶不常常爭閒氣？世間能有幾個孟光，幾個梁鴻，一團和氣老是水乳般相融？

不要說人生無意義，不要說女人是不識抬舉的東西，不要說斬斷情絲此後不相聞問，也不要說愛情原是這討厭的東西沒什希奇！

這也不是你曾經說過的話？朋友，你說人生沒有意義，如果沒有了愛情的滋潤；你說生命不能美滿，除非踏進了情愛之門；你也說生活不能有光彩，倘若薔薇不在你心頭開。今日如何？昔日關錮着的理想的花園，怎麼今日你走進去便說是荒丘！啊，我告訴你，人間本來便沒有現成的天堂，要有天堂除非你自己去建築一個。

不流一滴汗，不忍一點氣，不嘗一點苦頭便得走進樂園，試問樂園還有什麼價值可言！

還記得否，我的朋友，當春風吹綠了柳梢，你和她第一次相值在湖邊；你對我說人間不讓天闕，也有這般的人兒如此美麗。你說天上的銀星失了牠的光輝，當她的朗潔的眼波一流盼。你還說假如得遂心頭願，不怕司命者要你減壽十年或廿年。你爲她痴心，爲她做着白晝的夢，爲她輾轉不成眠。今日如何？還未過兩度梅開，便心情相背如此！

還記得否，朋友，初夏的靜夜，池水閃出了銀月的清輝，你在紫藤花下握着她的雙手，你說你飄泊天涯海角，知交却寥落。你對她傾出你的心情，你要她允爲你的知友。你說假如不嫌你的淺陋，你

願終身隨侍在她跟前。

大概你總不會忘記，你給她的第一次的親吻，當她偎身在你的懷中。你曾經怎樣地對她許願，你說天上的月明有圓有缺，你愛她之情永遠一樣堅。你說桃花開復謝，你對她的愛永無止境。你誓此生祇愛她一人，心扉不再會為別人開，你說她是你的靈魂，她是你的燭照前路的啓明星。她聽着你說，感動而至於流着熱淚。她把她

的芳心整個交付與你，她把她的一生的命運依附在你掌中。

想想啊，你曾經怎樣地贊美過她的賢慧，怎樣贊美過她的美麗與溫柔，祇在不久以前。前言彷彿還在耳中，你可曾忘記？

我的朋友，無情的遺囑，誰個青年能免？祇莫讓一朝氣憤，使你抱憾終身。小小事情，原無須小題大做。想想罷，曾經有多少

次在月夜，在花前，你在空中建築着奇幻的樓臺，織着未來幸福的圖畫，如許美夢，怎地便輕輕搗破！

落紅難上枝頭，請再想想當她爲你所傾慕的時候；想想當你在愁惱的波濤中，她給與你安慰的時候；想想當你在苦痛中，她給與你同情的時候；想想她的溫柔的愛撫，想想她的熱情的擁抱，想想她的微笑，她的眼淚，她的痴情，啊，朋友，假如你還有一點良知，一點人性，你當立刻摒棄你的憤怒，回到她身邊！

不要驕傲，說你自己正當青春，那怕尋不到稱心女伴。我告訴你，朋友，天下雖多美婦人，可是你愛的，是否你定爲她所愛？世間女子儘多，知心的能有幾人？青春祇是朝陽，瞬息是中天，轉眼祇賸殘暉落日。驕傲驕傲，能有幾時驕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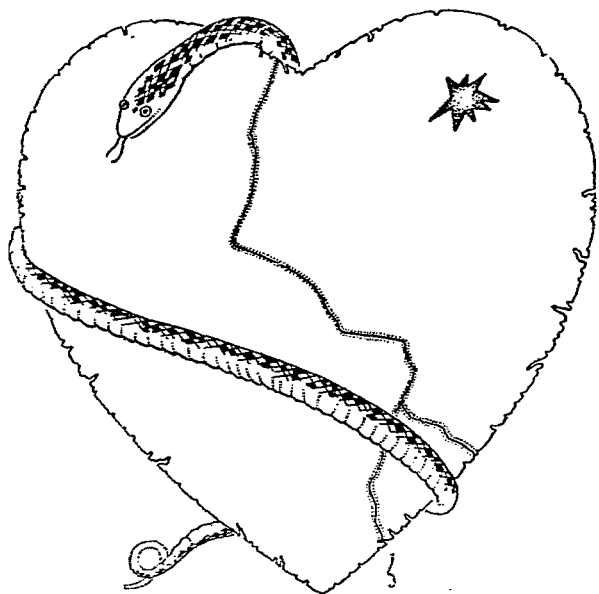
雖然世事多難料，也許你不久便尋得了新歡，可是今天棄了舊時情侶，試問明朝的新愛，可能愛至後朝！這麼的美麗，這麼的溫柔，這麼的真切與誠懇，這還不足愛，更誰可能愛？

去罷，莫使一念之差，使你鑄成終身遺恨。那時候，縱使你淚眼流乾，也難使時間的巨輪倒轉。回首前夢，祇合淒涼欲絕，痛泣沾襟。是你自己捨棄了你的王國的，你不能怨天，不能怨命，更不能歸罪河人的啊，那時候！那時候！

去去！朋友，趁在這不會太遲以前！回到她身邊，回到她的心裏，用你的唇爲她拭乾了淚眼，用你的溫語安撫了她創痛的心，你的手，使她重依伏在你的懷抱！

去啊，朋友！世間儘有許多情愛，但是真的愛，啊，難再難再

莫再把我欺騙



○ 的 毒 一 騙 ， 欺 把 莫
蛇 辣 根 似 欺 騙 我 再

莫再把我欺騙！欺騙似一根毒辣的蛇，一根毒辣的蛇，牠咬爛我的心，又咬傷我的靈魂。軀體的損害還會復原，靈魂的創口却無藥可醫，無藥可醫！

莫再把我欺騙！欺騙是一隻熱油鍋，你拿了我的肝腸當做柴燒，把我的靈魂悶在鍋裏使勁地煎，煎了又煎！

莫再把我欺騙！褪了色的薔薇永難回復牠原日的鮮妍。沒有香，也沒有顏色，試問，我的人，無色無香的薔薇留作何用？沒有信實的愛情留作何用？

莫再把我欺騙！倘若銀牙的寶鏡上蒙了一層塵埃，美麗的影子

將印上了點點污痕，模糊地，掩蓋了一切真情——污點將掩蓋了美麗的真情！

莫再把我欺騙！眩惑的謊話是一個虛飾的黃昏，祇有剝那的燦爛。轉眼，落日的殘暉沉沒在海底。愛情也沉沒在海底！

莫再把我欺騙！欺騙是一柄鐵鋤，牠掘起了真誠的泥土，爲愛情開着墓穴！牠被葬下去了，祇留着一個使人追憶落淚的小丘，從此再沒有真真的愛，再沒有真真的愛！

莫再把我欺騙！不要在神聖的黃金座上披上了又髒又爛的座衣。虛偽污劣的雙足不該踏進愛神的聖廟。這兒參拜着的祇合那些虔潔誠實的人們；帶上了欺騙的飾練的人們都得馬上滾，欺騙的人們都得馬上要滾！

莫再把我欺騙！ 若然你對我的心情已冷，去罷，無須再向我織着謊的網用你殘餘的眼波。 霉了的根長不出好看的花朵，索性把他砍掉罷，遲早也活不來。 莫再對我說牠明年還會開花，還會結子…… 呵呵，若然你對我們心情已冷，去罷，莫再把謊話掛在你的唇上，筆尖！

莫再把我欺騙，倘若有人在我的眼前再展開了事實的圖畫，說我的情人已在別個漢子的身邊忘却了我，那末，我甯願用毒藥毒死我的心，呵，誰能忍受！ 倘若我心目的聖瑪利亞已脫去她莊嚴的聖衣變作了蕩女，我的聖瑪利亞已脫了莊嚴的聖衣變作了蕩女！

莫再把我欺騙，倘若罡風吹來了你虛偽的消息，倘若神靈的手指爲我揭起那掩蓋罪惡的錦綬的一角，夠了！ 你再不用說海誓山盟，

再不必邀請神明做證，曾經受傷的靈魂禁不起一刀又一刀，從此我不願再期望你音訊，再期望親近你的朱顏！

從此我不願再期望你的音訊，再期望親近你的朱顏！倘若你再把我欺騙！我將用利劍斬破了一切的未來希望的美夢，我將用我的眼淚去懷念那已逝的真潔誠信如天使般的我的愛人，用我的冷笑去從我的記憶中攆走了那惡魔般的蕩婦。呵呵，你前後原是兩個，兩個絕不相類的人！你那背約負心的拿我的痛苦看作娛快的決不是，決不是那一往對我情深，使我顛倒了多時，使我瘋狂地愛慕着的她！

呵！可是倘若你對我的忠貞永無改；倘若你的心扉不再爲別人開；倘若你再不會再在我的背後向別人脫了你莊嚴的聖衣；倘若你不在浪蝶狂蜂的跟前擺弄你的風韻；倘若你心的王國裏祇放着我個人的

寶座；倘若你能堅守你一切的應許永不渝；我將用我的一切勇敢爲你守護，我將用我的筆使你光榮，使你親愛的小名傳遍了宇宙，傳到後代億萬年。爲了你的幸福與歡娛我不辭千辛萬苦，不怕流盡我的血和汗。我的全部生命的智力與體力，祇是爲你，爲你一人！

.....

假如你依舊把我欺騙，請到海涯諦聽我的嗟怨。我呵，我甯願今生不再見你的面！

夢 的 低 徊



◦子房的你看看來要，人老的粹懣個一！門開你請，我是這

這是我，請你開門——一個憔悴的老人，要來看看你的房子。

是的，我知道你沒有房子分租，我也不是要來租房子，我祇要看看你裏面的地方，啊，那兒是深藏着怎樣深刻的記憶！請讓我進來，少年先生！祇是片刻的時光，我決不敢攪擾你。雖然我的舉動是這樣的冒昧，但請相信我，我不會於你有什麼危險。我這樣老了，還存心犯罪麼？不，決不會的！

謝謝你吧！少年先生，請發一發慈悲，讓我進來。我已經來過三次了，我怕我的不近人情的冒昧的舉動會受你拒絕，我怕我的襤褸的衣裳使你疑心是偷竊的匪徒。因此我總不敢叩你的門。但我

敵不過我自己，這一回我竟鼓起勇氣來敲你的門了。 你不會拒絕我吧，不會吧，我相信你必不會拒絕這個垂暮的老人的。 不要懷疑我，少年先生，衣衫襤褸的未必就是匪徒，冠裳楚楚的也不一定是正人君子，你必定明白這個。 我並無什麼惡意，我不過來看看這塊，呵，這塊使人懷念的地方。

啊，謝謝你，少年先生！ 畢竟你是有好心腸，我老早就知道你必定肯答應我的。

啊，變了，全變了，這廳堂從前不是這樣的，從前是有着紅木彫成的窗格，現在都改了，屋裏的間隔也和從前完全兩樣了。

恕我無禮，少年先生，這裏後面可不是有一塊小小的花園？ 如果你允許我，請讓我進去，好完全成就了我的心願。

謝謝你，這石砌的小徑，比從前的泥路好得多了。

看啊，這園子的木欄也變了，是的，從前這些欄都是木的，現在都換了鐵的了。

怎麼你老是用驚奇的眼光望着我，少年先生，我如何會不知道這兒從前一切？我告訴你，三十年前，我還是這所房子的主人。你覺得奇怪麼？這有甚希奇，蒼海還會變作桑田，何況這小小的物產不會易主！

啊，這老榕樹還是一樣地蒼翠，這小溪也還是一樣地緩緩輕流，少年先生，記惜取你的青春時候，莫辜負此繁麗的芳園。我的熱情冰冷了，美麗的往日已棄我如遺。謝謝你，我的少年先生，你如此仁惠地容許我進來給我再有機會看到當年自己的庭園，踪跡那殘留的痕

影，檢拾那堪戀的記憶，使我重溫舊夢，好像回復到少年時代一樣。這於我是怎樣地仁厚的施予！

女人，不錯，誰能夠跳得出這圈子

！這是千篇一律的故事，有什麼好說。

你苦苦地要我說，你是不曾嘗過這些味道兒，所以你覺得新鮮？好吧，請給我一杯水，潤潤這老澀的喉嚨。我老了，經了如許年頭，瑣碎的記憶在腦裏一天淡似一天，我怕我說不出好花樣兒，教你聽了全沒半點趣味。

謝謝你，這杯水真給我很大的幫忙，大暑時節跑了半天，這杯水真像在沙漠中得到甘露一般的可貴。





這藏在心裏許多年的舊事，現在我對你重說了。這從來不曾對任何人說過的，因為一提起來心裏便難過。如今我老了，人老了便什麼都看透，說起來也遠不像往日的悲哀。

當年的事，現在想起，真和夢一樣的沒有分別。夢，然而我畢竟在這夢中顛倒了四十多年！

是四十多年前的事。她就是此地的芳隣。她年紀輕輕，性格溫柔，臉兒秀麗，忒是惹人憐愛。我和她童年廝玩到

大，兩顆小心不知在什麼時候便難捨難分。可是當時的禮教，是怎樣地使人想起害怕！於是這陰陰的園落，便常爲我們聚會的地方。

這潺潺的溪水，這斑斕的老樹，不知曾聽過了我們多少的許願，多少的甜言。啊，如今樹還一樣的生長，水還是一樣地輕流，然而我的往事呵，像這樹下的石塊一樣——這石塊上面曾有我們朝暮的並肩，現在還像幻見她的裙影——被多年的風雨剝蝕，已無復當日的光彩。

許願許願，想不到竟成了使日後淒楚的殘灰一撮。爲了老父，爲了家裏的食口嗷嗷，我便隻身奔赴南洋。一去三年，歸來後便難見她的芳影。我筵到了肉體的溫飽，却失掉了靈魂的食糧。金錢復何用，當愛已捨我遠離！許願許願，呵，想起來徒使人心傷淚垂！

聽說她是被逼嫁作他人婦，聽說她臨嫁前也曾投繯想把性命輕丟却。可是命運不許她，終於含苦到別人家。呵，我的珊瑚，她爲我吃盡多少苦，流了多少淚，我自無用，還怨什麼天，尤什麼人！

光陰在酸淚中偷偷地溜過，我奉養完了父母的餘年，弟妹們也都長成了。我便把俗務盡拋却，隻身流浪，從西到東，從北至南。

可是傷痕永難平復，而我的境遇也日趨窘困。記得是二十多年前，那正是宣統那小哥哥坐上那金鑾殿的時節，我飄然回到這裏，才踏上故土的泥埃，便迎頭撞見一乘朝山進香的轎子，大概轎子裏的貴夫人看見我衣衫襤褸便大動慈心，撥開轎簾輕聲吩咐親隨施給我一吊銅錢。祇這剎那間，我分明看見轎裏的貴婦就是我的珊瑚。呵，天可憐見！我待要呼喚，看看自己的寒酸模樣……

當時我便立刻翻身離了這裏，不願再臨故鄉。呵，故鄉，一切的遺痕使我觸起了痛澈肝腸！

如今我老了，去死之途日近，人到這個時候，誰都想回到老家，因此我終于再跑回來。今天承你的厚意，許我進來低徊此地，從前是刺心，現在却是一種微妙的安慰。是的，人老了，還有什麼希冀，能這樣，已經令我很滿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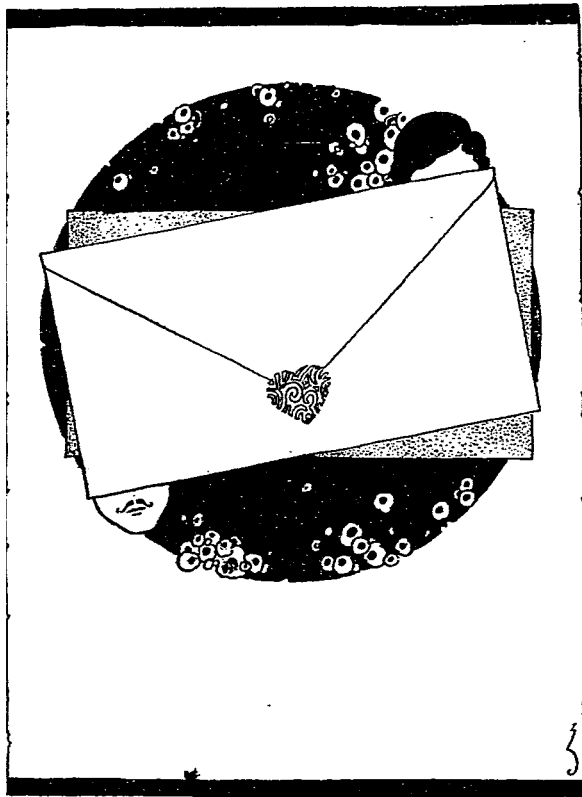
怎麼你的眼睛帶點潮濕，少年先生？哦，你是爲了這老朽的狂言惹起你的傷感？別這樣，小哥兒，世間不幸者正多，不過你眼不曾見，耳不曾聞。請再給我一杯水，我要去了。那邊的籬笆須弄得牢一點，隔壁的狗兒常會跑過來偷殺小雞的。

我走了，少年先生，擾了你如許的辰光，很對不起。你今天所

施予我的，實在使我永不能忘。再會，再會，少年先生！

呵，這潺潺的溪流！呵，這斑斕的老樹……………

寄天涯一侶



娜麗，，走，這
。安曼呵了我樣

Hearts will not say farewell.

Can power affection quell?

Never—no, never!

—Alario Watts.

心兒是不會分離的，

暴力可能將熱情壓抑？

永不能——不，永不能！——亞拉里，華特士

這樣，我走了，啊！曼麗安娜！

又再次一度心酸，一度淚流。我終於又無奈何地，悽然踏上我

的征途。離開你，在這兒！——像在荒山，虎狼出沒的荒山，我如何能不憂愁，如何不淚垂！啊，曼麗安娜！

你可會知道，當我憑在欄邊，看着叫不同的白浪把堤岸上的你越推越遠的時候，我是會怎樣地突然痛咒我自己？人生究竟爲的是什麼，倘若我得離開我最摯愛的人？那怕那邊有全世界的榮華在期待着我！然而太遲了，太遲了啊，我已去你更遠，更遠！

離開你！啊，可憐的人！倘若我不是爲了明日的繁花與菓實！

然而那不願預想起來的淒涼的頃刻總算又渡過了，在一揮手，一流淚之間。除了說，那是上天的旨意，我們還能說什麼！心兒將永永不會分離的，那怕我們的形影遠隔天涯！

這樣，我終於走了，現在；在無可奈何當中。帶着了薄薄的哀愁，帶着夢一般的四月的薔薇的回憶。

我離開你，留給你一顆忠貞信實的心，我知道你是會感謝我的。暴力可能毀壞我們的熱情？不，決不能！能給暴力轉移的祇是一些虛飾的不堅牢的東西，但決不是愛情。

雖是我曾經想過，（願上天憐佑我們！）當我去後，誰敢說，那一切的威力的脅迫，陰險的破壞，與狡猾的利誘，不會奔上你身上來！人心的不可測，有如我們不能預知明日的陰晴；但是我知道你，有一顆堅決的心，一種堅毅的力，和一個不屈的靈魂。上天會爲我們的精誠所感動的，他將不會使我們失望。——這就是我所能倚恃的信賴了。除了交付在萬有的主的手中，我就祇有堅信你，你的一顆

心，一種力量，一個靈魂，和了愛情的鼓勵，未來幸福的指引，我知道一切的阻力終會變爲無聊的，終有一天，牠們嘲笑的声音將轉回去嘲笑他們自己。

曾經有多少過來的人們顯示給我們，真純的愛情是一切中的最崇高最偉大的。我們還要顧慮什麼，除了我們更小心盡力去培養牠——我們的情愛？

感謝我們的敵人，他們的打擊使我們的心的締結更堅牢，更爲互相信賴了。要在鐵上面敲擊，結果是使鐵成爲更精純的鋼。真金是不怕烈火的焚燒的！苦難之來，除了使我們清楚地辨別出誰才是我們真正的朋友，誰是我們真正的敵人之外，我們更能認識自己，認識愛情之偉大，使我們更爲盡心盡力。牠沒有使我們銷沉，反而

使我們更爲興奮了！感謝我們的敵人，因爲苦難是他們賜與的。

啊，倘若我們能夠知道，含淚的舊書，正是爲了明天的微笑的開展！

因是你無須驚怕，從來失敗的不是愛情，真純的愛情是決不會失敗的。

也莫爲我們的離別過於悲痛，我離開你，啊，我鍾愛的曼麗安娜，我知道你是很難過的，卽如我自己感到的一樣。除非流淚是能減少你的哀愁，那末流一點點罷，可別要太過傷心。

可別要太過傷心，可知道嘆息在如今已是無用！這該是我們揩乾了淚眼，昂起頭，向着苦難搏戰的時候了！隨着烈火一樣的心情，握著鐵一般的力量和意志！

思念我一點點罷，也不要太過，莫讓別離的苦痛永纏着你的芳心。
心兒是不會分離的啊，你不是孤立的，我的忠心美麗的小侶伴，
在險惡的人間路上我們在精神上永遠是手牽着手，向前邁進！

我的靈魂長繞着你的跟前！

別離不是可悲的事，倘若別離乃是爲了明日的歡快。如今我去
播種，我去耕耘，明兒我和你一齊去收穫。

我愛你，啊，曼麗安娜，乃爲我一切所欲言！我懷了極大的信
心，我知道你將不會辜負我的！

珍重你自己罷，曼麗安娜，爲了你可憐的心上人珍重你自己罷！
我祈求上天，爲了我的原故常默佑你。終有一日，我們將喜悅地
重相聚首的。那怕今日憂愁的別情，不爲明天歡快的狂流把牠冲淨

夜涼似水，天際閃耀着銀漢雙星，我記起那月明之夜的柔情，我記起你的婉妙的歌聲，——在別前的一刹那，在車上，你在我耳邊低唱着的悲涼的音調：

“Farewell to thee, Farewell to thee,

I shall always wait for thee among the flowers:

One fond embrace, One kiss, and then,

Farewell until we meet again”

（別了，願你平安，

我將常在花前期待你的歸來：

一度熱情的擁抱，一度親吻，那末，

別了，願你平安，直至我們再見。)

我
陪
你
再
走
一
程



不要緊，我陪你走。
租。

不要緊，我陪你再走一程。

我真羨慕你，朋友，你這末地便踏上征途。多爽快，勝淹滯在這兒怪急煞人。縱然也得跟着你走，祇在一星期之後。可是一星期，這儘夠難受！總算我自己倒霉。老天爺！被編在那一隊裏，却便教我得多挨六七天！

抽一根香煙罷，當然不要緊，你看後面那個胖子還纏着他的女人。還未到敵人的跟前，有甚打緊，這時不吃喝，還待幾時！

你聽見嗎？剛才那個演說的，他說什麼？我全不懂。他說什麼人道爭意，維持世界話柄，什麼叫人道爭意呢？世界話柄還要

維持麼？誰個不曉得東洋鬼蠻打我們！難道世界會忘記的麼！

管他的！我老林祇知道東洋人殺了咱們的同胞，咱們便得去殺東洋人，東洋人搶咱們的土地，咱們便得搶回咱們的土地！嘿！這便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咱們，咱們便得打倒帝國主義！是不是，老張？你曉得！

老張，你加入軍隊裏時，你的老闆可有說過什麼話？

還好。他嗎？我的老闆說，『打仗是好的，祇是咱們總打不過東洋人。』我說『打不過也要打，勝比活着做亡國奴。』媽的！你想他說過什麼話——他說『打不勝仗，死了白送掉性命』。

他的話教我冒火！我真想朝他打個巴掌——可是，你知道，他曾答應了多給我一個月工錢，一個月工錢！打不得！我怕我家裏一輩子兩

個月的飯錢丟掉！

說起來，老張，講句真話，你的家人，你記掛不記掛，你這麼逃出來？對！你說得好，這末時年，還說什麼家！我嗎？我對你說，我也不記罷。老頭子怪難得，他還叫我要做個岳飛，千萬不要做張邦昌。小毛，那個淘氣的東西！却死纏着要我帶他一道走，說要看看哥哥那麼地殺死東洋人。祇是阿母天天淌眼淚——唉，女人畢竟是女人！

殺到東洋國去！噢！多痛快！聽說東洋鬼住的都是板屋，咱們索性給他們一把火燒個精光罷！殺殺！殺個東洋鬼片甲不留！祇是，老張，咱們是老朋友，你得記着我這句話：你先去，你別把東洋鬼子殺個精光，留幾個給我們後來的痛快痛快！矮房子也留幾

個給我們趁趁熱鬧！ 咄！ 媽的，一個星期，活難挨！ 對！ 關帝廟的李夫子說得着！ 他說，我流年不好，果真給他說中，鐵嘴巴！ 小毛今年生大病，阿母又是長年鬧着腰酸，還有大阿哥，他給老巡活提到牢裏去。 這會輪到我觸霉頭了，白挨一星期，活該！ 老天爺！ 喝！ 這算什麼，說不定還得給東洋鬼殺死！ 得！ 好在我不這條賤命也不值錢，讓我先殺掉了十個東洋人，不怕他把我剝成肉醬！

你看什麼，老張？ 你看上了那纏着胖子的女人？ 嗤，別妄想！ 要女人，還得去拚命！ 喝！ 要自家女人，算甚英雄！——殺進東洋國去，活捉他幾個享受享受，——什麼？ 你倒會說漂亮話！ 管他男人女人！ 我老林祇知道『有仇不報枉爲人』，咱們在東三

省的女孩子都給他們活活弄死，老林不懂什麼叫無辜，老林祇知道冤報冤，仇報仇！

殺呵！ 看咱們的中華旗幟多麼莊嚴！ 青天白日滿地紅！ 滿地紅！ 紅吧！ 把咱們的鮮血染紅了咱們的祖國，染紅了東洋，讓咱們去躺在血泊裏，讓咱們的血流洗淨了中華歷年的恥辱！ 去！ 拚了咱們的性命，殺個他血流成河，拿他們的血染紅了咱們的軍衣，用他們的骨磨鍊咱們的刀和劍！ 喝！ 誰說中華無人，且給點利害給他看看！

殺呵！ 殺盡兇暴的東洋人！ 不怕他的大砲鋒利，不怕他的飛機陣密像烏鴉，咱們有的是人，血和肉！

血和肉！ 真！ 那怕咱們的槍炮軍械不如人！ 打死了是轟轟

烈烈的真英雄，活着做亡國奴，才是豬，沒出息的奴才！我老林是飛機不怕，炮彈不怕，我祇會得向前衝，向前衝！作算給他做霸王，讓咱們的同胞都通通戰死了，國亡也罷，反正沒人享用！活着亡國，才真丟臉！

好了！廢話不說許多，還是等着真真地幹吧！嘿，一星期！好！你先走罷，我也不再送了——天殺的我不能跟你一道兒跑！好好地多殺幾個吧！老張！祇是別忘記我剛才的話，留幾個給我過過手癢。別教我擱了白刀子去，仍舊白刀子回來。

你的娘和媳婦，得，全在我身上！我走了我再交帶給阿龍，這個老頭子忒好心腸的。噯！你可別這樣記罪，這個時候，還說什麼家！是你自己說過的，是不是？怎麼臨到這兒又牽肚牽腸！

走你的罷，還罷什麼家！ 記家的不是英雄！ 殺了東洋鬼回來才再說！

好罷，走你的！ 風寒雪凍，好好地保重，直到戰場！ 假如咱們碰不着好運兒高興地相會在東京，那末讓咱們在閻老頭那邊——
再見！

沙場前奏曲



時常記着我們：中華的，我們的！

不要再依戀我，再乾喝這杯，你得踏上行程！

門外的號聲已在吹，弟兄們都得預備奔入行伍，我們也祇有這一刻早相聚了，把你的手臂圍着我，此後，你休再把我記在心懷上。

什麼柔情，什麼熱愛，此後不要記起，除非你殺敵歸來，除非你把我國燦爛的國旗光榮地豎在地球上。

你的頭髮，來罷，讓我撫撫你的頭髮。那髮下覆蓋着腦袋，牠得永遠一樣地精明！牠將時常記着：我們的中華，我們的中華！

中華的土地被侵佔，中華的財庫被掠奪，還有中華的兒女被屠殺，被欺凌！悲慘的故事牠將永遠不會忘記，深湛的恥辱牠永遠銘刻着。

沒有一點畏怯的觀念會由牠發生，沒有一點卑鄙的念頭要使你叛國求全。牠將教你盡忠於我們的祖國，我們歷史悠久的民族。去罷，但願你的頭顱不再在你的頸上，假如你不能戰勝歸來！

讓我再吻吻你的眼睛，從今你的眼睛祇合認清楚你的敵人！牠曾看過那被敵人炸燬了的我們的國土，牠曾見過被敵人屠殺了，血肉飛迸的同胞們的慘象！可是死了的同胞不能復生，要國土重整除非你能認清楚你的敵人！望着前頭，前頭的敵人。牠將會不疑慮地回瞻後面，牠將不要再見着弱小者的被凌虐，牠祇合看着那強暴者在道義之前低頭，祇合看着人類的榮光在妖氛中重現。去罷，我甯願你的眼睛永遠閉上，倘若你回來時不能高唱凱歌。

還有你的雙手，讓我的親吻爲牠印上了永久忠勇的保證。這個

時候到了，這個使錐盡力的時候！擾亂了世界和平的罪人需待牠殲滅，被壓迫的民族需待牠們從地獄撥上人間。世間永久的和平要憑牠奠定！穩固的基礎！不要躊躇呵，你的雙手！你有力的雙手！祇是敵人，便得把他們殺個片甲不留，擎在牠上面的槍械將更表現出牠的神勇！沒有一顆子彈會是虛發的，每一顆子彈都得為世界除掉一個惡魔。牠是敏捷而耐勞，此外還有不被搖動的忠勇。牠將甯可被從身上割掉，却永不會拋下牠的夥伴——槍械——拋下牠衛國的重責。拋下牠維持世界和平的決志，僅為個人的生存對牠的敵人束手！

最後讓我吻吻你的雙足。你的雙足從此將為我們的中華任遠任勞！雖然前面有的是兇暴的敵人，有的是不留情的槍火，和猛烈的

毒氣與炸彈飛散爆發着。牠將不知道什麼是畏縮。牠祇會大踏步地攀上高山，跨過森林，奔上前線，跳入戰壕，牠將更不猶疑地穿過了槍林彈雨的戰地，直衝入敵人的陣線。沒有什麼能夠阻擋牠，即使是危險迫身牠也不會教你向後退却，使你喪失了你中華男兒的尊嚴，使你辱沒了衛國的使命！

呵，你這雄偉粗壯的身軀，牠裏面滿奔流着沸騰的熱血，還有胸膛藏着的一顆勇敢的心，牠跳動的聲音彷彿是一隻永不停敲的戰鼓，緊催着奮勇進前。聽着罷，這全靠這不會死掉的心了，假如祖國不致滅亡，假如老大的中華有復興之日！

我覺得驕傲，爲了我曾經伴着如此的一個英勇的男兒。雖然如今你是朝着危險的路走去，但是我並不悲傷，也沒些兒驚懼。世間

沒有不死的人，誰個也得一朝重歸塵土。這是什麼時候！看看這多難的祖國，我們可仍想生命完結在床褥上！去罷，去死在疆場，死在祖國的旗下！假如你能把生命換回了祖國的自由，祖國的命運，我不怕看着你馬革裹屍還。

不要吝惜你的血，讓牠痛快地汨汨流着罷，中華恥辱祇有中華的血才能洗淨，讓牠灑上了敵人的身上，染紅了刀鋒，染紅了塞外的枯草。

生命何足寶，倘若不能在自由的空氣中一抬頭！

忘記我！把整個身心付與痛苦的中華罷。國家已將不保，我們的身軀也將無處可安放，愛情復何爲！要我們的愛情有着落，我們得先扶起了這傾頹的大廈，那末我在這兒守候，守候你的凱旋。

門外壯烈的軍號已第二次在吹，弟兄們都在奔入他們的行伍，我們也祇有這刻兒的相聚了。把你的手臂圍着我，此後，你休再把我記在心懷上。

好罷，不要再依戀我，乾喝了這杯，你得邁上行程。去去！——

——柔情，撫愛，親吻與擁抱，都得拋在腦後！你的心不應有別樣東西，除了中華！我們的中華！

我將北望關山招回你的英魂，或者是，準備諦聽從你口中唱出的凱歌，準備歡迎你的歸來——帶着光榮的血跡與塵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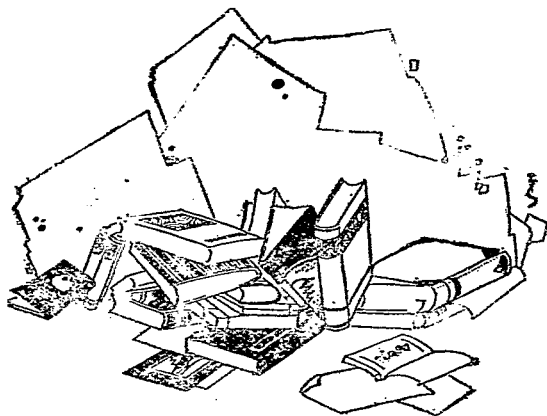
未完的故事



耶女的麗美輕年個一着站畔湖的漾蕩波輕

揩着一臉汗，我從凌亂的書堆裏站起來，頹然倒在軟椅上。回頭望望窗外，窗外一切的人家都已隱在黑暗中。夜是深了，而我也感到極端疲倦。

夜深了，深到什麼程度，却不知道。我已把我的錶藏在抽屜裏，我是要欺騙自己。假如我知道了今夜是二時或三時才睡覺，明天我將會躺在床上來寬恕自己，那末我又得到了使自己晏起的理由了。我故意讓自己躲在時間的後面，爲了今夜，我已早準備着不能早睡的。想起了幾個月也不會整理過的書，自己也覺得太對不起自己了。我會經立願今晚必得把這些書弄好，在我上床以前。



雖然沒有多少本書，然而
這樣分類，整理，安放……
等也很夠一晚的忙了。

我躺在軟椅上，燒着一根
香煙——那寂寞時唯一的好友
，我讓我的眼睛在散放在地上
不會弄好的書本上漫遊着，從
這本到那本。忽然一件東西
攪到了我的注意，我在那雪萊
詩全集的旁邊發現了一本小小
的學生用的練習簿。

這小冊子是那兒來的？許是從舊書攤買舊書時夾回來的吧？

不管牠什麼，我又捨棄了我的軟椅，重又蹲回那書堆裏去了。

簿面，模糊的鉛筆寫的名字已看不清，翻開了裏面，都是手抄的英文生字註解，再隨手翻下去，在幾頁的空白的之後突然滿滿堆着寫得密密的字跡映上我的眼簾。

我忙看下去，頭一句是：

『當我在十四歲時……』

詩

一篇自傳式的短篇小說！而且是一個女子的手筆！

文筆雖未純熟，然而是一個處女的心裏流露出的真摯的情懷，這是可貴的。

這用鉛筆草成的一個個的小字，我細細看下去；這是一個少女

的戀愛的供狀：她說她在愛神起始在她心裏放進了愛情的智慧的時候便開始暗暗地戀慕着一個少年男子，她說可恨在她不會向他表露出自己的心情以前他便遠離異地，她叙述在碼頭送別歸來後心裏是多麼傷悲。繼續她說着不久之後因了湊巧的機緣她又重會着她的比前更為壯美的夢裏的情人，她又說她此時便開始陷入了煩苦的境地，爲了這時她發覺他已另戀上了一個年輕的女人，她再說這個女人不久便將他拋棄，她又說他在傷心煩惱中却引她做知己，在她面前吐露了他的悲慘的情懷，她說她看見他的憔悴的容顏心裏是萬分可憐，她又說她同時心裏又是萬分欣喜，因爲那失而復得的寶貝當能滿了她的心願，她說她從此好像獲到新的生命，靈魂從失望之淵裏又復活過來。她最後說：

『那時他……』

我翻到第四頁看到這裏，就在這句之後便沒有下文了。我很失

望不能將這故事在此刻窮個究竟。我懷恨不知誰來打攪了她，使她停了她的筆。但雖則是未完，祇在這寥寥的一千幾百個字中，已夠激起了使人對於這一個少女心中所祕密地燃燒着的戀愛的火燄的深湛的同情了。在平常讀故事的習慣中，有時我也很喜歡讀一點悲劇之類的東西；但是這一篇帶有真實性的故事，我願牠將成功爲一篇喜劇，有着幸福的滿足的大團圓。願天默佑她！

我躺回我的軟椅裏，又燃着我的第二根香煙。

愛情，愛情，愛情！牠在宇宙間擁有多大的權威呵！沒有牠，我懷疑這世界不知能否還成爲現在的世界！是歌德說的話；『沒

有愛情的世界於我們的心有何用呵，何所取於沒有光亮的明燈呵！」

真的，我們何所取於沒有光亮的明燈！憑你是什麼人，也逃不了那情關。項羽臨死也捨不得他的虞姬，巴孚鈕斯也遏不住他對泰綺絲的情火，英雄如何！苦行的聖僧又如何！

愛的權威真是超越一切的！

我吸着煙，閉上我的眼睛，我彷彿看見在這世界之外，另有一座美麗的王國。那國王便是那生着小翼的愛神。他的權力是高出一切的。他征服了世間各國的君王都得受他的指揮；不怕是英明的乾隆皇，威武的拿破崙，或是殘暴的尼古拉。那兒沒有所謂誰尊誰卑，更沒有所謂法律，因此維特也不怕拚命去愛阿伯爾的未婚妻，亞猛更不惜去愛這爲人鄙視的妓女瑪格麗脫，而向來禮教最森嚴的中國的

司馬相如也冒險與文君偕逃，這許多血與淚溶成的事迹，不但沒有人要加上他的罪名，且並千古還要傳爲佳話。

我又好像看見那國度的鐵門外擠着許多人，他們一個個的走進；他們都將在門口買一張門券；這門券的代價有些是付出了眼淚，有些是付出了哀愁的嘆息，有些是付出了他的熱血，更有些簡直以他們的生命來做代價。我更看見有的從腰包裏掏出纍纍的金錢想買一張，但是買不到；有些想用一副笑臉把門券騙到手，也一樣給那守門者所拒絕。

我看着他們一個個走進去之後，每人都開始寫他們的故事，有些像喝了酒一般的在奮筆疾書。有些微笑着僅寫了一半。有些托着頭很嚴肅地寫完了最後的一句便擲筆立起來，從後門走了出去。有

些却驚喜地用微顫的手去開始寫出最初的一句。我走到一座假山旁邊，看見一個中年男子寫完了一篇，又同樣興奮地去寫第二篇。我又在一株垂楊下面看見一個少女低頭忙忙的寫着，她身旁已堆滿一大堆紙，我以爲她寫的是特別長一點，因爲我剛纔看見有些人寫得很長的，雖然有些却很短——待我細看時，原來她寫了一張又一張都不是連續的，有些是寫了一半，拋開了，又重新寫第二張；有些祇是僅僅寫了幾句；有些是快要完全了，却終是不能寫完……總之，沒有一張是有完結的，而每一張都是重新開頭。我非常驚訝地望着這個少女，她却毫不思索地隨便在每張上面寫上第一句，但不久又像不耐煩，或者，討厭了，拋開又寫第二張。頃刻之間她又拋開了一大堆。

祇是一剎那，我突然覺到這少女子的容顏蒼老了，她面上的嫩紅已褪

消，額上還隱約可以看到一根根綫紋。她仍不停地寫着，但是，她的手已軟弱非常了。她勉強掙扎着，但是沒有辦法了，她的手已不能動彈了。我看着她流着眼淚，太息地撫着堆在身邊的一堆都沒有寫完的紙張，她想隨便拾起一張來把牠續完，但她的筆好像永不再服從她了。終於，她把這一束殘稿挾起，按在胸前，垂着頭，流着眼淚，失神地從後門蹣了出去。

我嘆息地又走到一座亭子裏，裏面坐着一個白髮老人也在振筆寫着，身邊砌著一疊很齊整的厚厚的寫滿了字的紙張。我奇怪爲何他還有這麼的氣力，和剛纔所見的女子兩樣。我冒昧上前叩問；

「你寫了多少個故事了，長者？」

他抬頭向我望望，『多少個故事？祇是一個罷了，並且這一個

還未寫完。』他把齊整寫好的一頁頁翻給我看，果然都是連續着的。他告訴我他這個故事寫了四十九年了，他很仔細地寫下去，從不曾鹵莽過一點，他說他單是下筆開始寫第一句時已想了兩年，他說他這故事將永遠續下去，直至到他生命完結的時候。

『看哪！』他指着那個我剛纔看着她懊悔地從後門走出的女人的背影，說，『這便是把故事不小心地隨便去寫的結果了。她的青春，她的生命的幸福，便全在她的狂浪的筆下消逝毀滅了。』他掀着他的銀髯，嘆息着。

我拜謝了老人，回頭看見輕波蕩漾的湖畔，站着一個年輕美麗的女郎，她帶着憂鬱的微笑，凝望着湖水，似在縈想着她的夢裏人，似在低徊於已往的回憶，與在織着未來的美夢。我不敢驚擾她，從她

後面悄然走過，我望見她腳旁草地上放着一束紙，祇有幾張是寫滿了細字的。呵，天！是一個未完的故事呢！她許是沉吟着，怎樣去把她這個故事寫得更為美麗，也許是憧憬於甜夢裏，把她的筆忘懷了。

未完的故事！於是我驀然想起我手中的小冊，我霍然從如真如幻的境地醒過來，煙枝已不知在什麼時候墜在地上，可是那小冊子還緊握在手中。我細細再翻閱一回，幾分鐘，或者幾十分鐘以前我是以這故事的未完為可惜的，此刻，我却為牠欣幸了。願上天佑她，使這個故事能永遠繼續下去，每一句都是用幸福，美滿，熱情，與溫柔等各種溶合成的字所組成，天荒地老，永不止，幸福之後仍有幸福，美滿之後更能美滿。溫柔與熱情，長縈繞於字裏行間。

我把這小冊子珍重地藏在抽屜裏，我希望有一天能夠把這本冊子捧在這原作者的面前，讓她把那應該寫上去而不會寫的都寫了出來。

望着一大堆仍然凌散在地上的書，晨鷄已在初唱了。我雖然躲在時間的背後，却無法掩住那報曉者的口。我悵然從椅上跳起，拉出了兩隻空大的籐筐，把地上堆着的雜誌，畫片……一齊混塞到裏面，推回壁角。

我伸着我那酸痛疲乏的腰支站起來，一抬頭，那擺在衣櫃上的一個好友所送給我的黑色小愛神正展着他那永恆不滅的微笑向我張着他的雙手。

回

憶



。 心 吹 輕 ， 一 笛 遠 又 回
來 送 地 輕 樣 聲 處 像 憶

Let Fate do her worse,
There are relics of joy.
Bright dreams of the past,
Which she cannot destroy.

—T. Moore

嚴寒的夜裏，一個人獨自坐在爐邊吸着煙捲的時候，回憶又像遠處的笛聲一樣，輕輕地吹進心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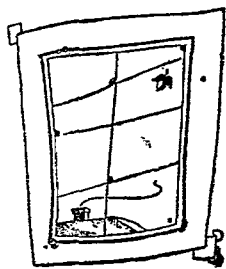
我愛幻想，但更愛回憶，雖然幻想與回憶的滋味，是完全兩樣，

幻想是未來的，牠會不會實現，會不會給惡運無情地把你的希望搞破，那便除了上天，無人能預先知道。不過最少在幻想時，牠能驅得你的微笑，可是回憶却完全不同了，牠是已屬於你的。就是因為牠早屬於你，因為牠已成過去的原故，那便任憑怎麼快活的日子，總會帶上淒楚的情調；像一首哀婉的長歌，會令你聽了傷心，但是却沒有人願意掩着他的耳朵。

年來獨居的生活，機會給我回憶的時候更多。一個人在寓所裏，關上房門，隔絕外面一切的時候，倘若書本和筆墨不能提我的興趣時，我所感到的祇是寂寞。我又祇能坐在爐邊，把一切過去的事跡，人物，一齊邀到身邊來，——在我的爐邊。

但是與其說是我召牠到身邊來，無甯說牠乘隙闖進來吧。這同

憶，小妖般的回憶，牠躲在任何一件事物，一種氣息，一種聲音，或是一種動作裏；幾乎每一個時間牠都可以乘機走進來，不容你迴避，也不容你的拒絕。黃昏時候，人家屋頂上的裊裊炊烟送來的飯香，



使我想起了家鄉與家人；深夜，萬籟俱寂中突然聽到了一種不知從何而來的聲音，使我想起了無數恐怖的黑夜的童年；一塊樹葉打在窗上，使我想起了許多昔年的舊侶：看到了一種顏色，我想起了可愛的友人，若然是一首美麗的樂歌，便更能使我想起了無數的過去的溫情，過去的愛撫，與過去了的如夢的醉人的歡快的舊日。

回憶祇是回憶，牠是過去了，無論是怎麼快活的日子。縱然也

許還有更快活的將來，可是未來還在未可知的虛渺中。那實現了的，現在都已成過去。假如我能永遠浸在同憶裏，永遠騙取自己的微笑，我是幸福的。最不幸是當我從同憶中醒來，發覺了未來的還是未來，過去的已成過去，賸下的祇是孤獨寂寞的現在的時候，我有時真無法忍住我的嘆息。

呵，我不解為何同憶會有此巨大的魅力，教人們顛倒如此。牠像一座迷離的魔宮，使人墮入而不能自拔。牠又像大海，渺無涯際。你想起了這些，同時又會想到那些。真比大海還大，終其生恐怕也想不完。

人的腦子是一件奇怪的東西。日常我們無論怎樣輕微不經意的事，在眼前是全無一點特別的，可是當過去了，給過去塗上了顏色的

時候，我們又會把牠當作了奇珍，從灰塵的掩蓋中翻出把玩，低徊不置。今日的平凡，到了明天又不勝咀嚼。人的腦子究竟是一件奇怪的東西！

有人說，回憶是自尋煩惱。但是在我，說牠是煩惱的還是幸福的，真是無從分斷。許多事我不願回想，但是當臨着有些無法逃避，使你不能不想，也不忍不想時，我就甯願索性盡量開放的心去接受牠。我願打開我的窗，讓雨眼凝現着靜默的長空，插上了幻想的翅膀，飛離了現實的侷促的小樓，到漫無止境的白雲千里外。

我願意拂拭我的絃琴，奏一曲從前愛奏的樂曲，——這樂曲有如一篇敘事詩一樣，在我耳畔低誦出來，低誦舊時可愛的情景。我像置身於美麗的海灘的巖石上，——那裏回憶有如迷離的遠山，在靜穆

中湧在眼前：又如潮浪一般，直奔身邊，低了一個，又湧來一個。

畢竟，他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的賜是多麼大呵，牠是建築在迷濛的霧影中的樂園。當人們不能在眼前得到幸福的時候，這便是我們靈魂的唯一的逃難所。那兒還有陳舊了的花朵，足供賞玩。人生是有限的時日，我們能夠多避免一些煩惱，便多避免一點罷。雖說回憶總帶一點悲哀的色彩，但這是我們的願意，而且是樂意，去接受的；彷彿酒一樣，離不了酸的味道，然而人們却便是爲愛這酸味而喝下。

呵，已逝的時光不再，讓我們走進這古國裏罷。讓我們把往日的歡快一享，再享。

回憶有如一隻破蔽的絃琴，雖已彈不出舊時一般清脆的音調，雖

祇賸三兩根零散的絃，雖祇能發出一點微弱的聲音，但僅僅是那一點微弱的聲音，已夠你低徊無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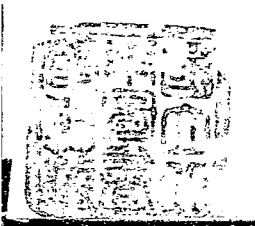
當未來還在未可捉摸中，過去的却早已屬於我們，早成了我們的俘虜時，這是該值得我們驕傲的，有如穆爾所說的一樣；

儘讓命運極惡窮兇，

那兒仍有歡樂之遺骸。

過去的絢麗的美夢，

她却不能把牠毀壞。



版出月九年一十二國民
元 一 洋 大 價 實

著作	其他	作者	本書
露	給女人們	昨夜之歌	
露			
(再版)	(三版)	(三版)	

